

山西通志

卷二十八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九	六九	三九	漢書
六九	三九	六九	

內閣文庫			
架	冊	號	類
三九	六九	三九	漢書
六九	三九	六九	

(二一四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12)
函號	291 97

四一



山西通志卷之二十八

淺草文庫

藝文上

虞夏之書渾渾實開道源乃先晉籍董世掌其故
 在播豸飈燁而永後爲楷晉魏駁選近浮勒骨
 若遷史雄於西漢維律工于盛唐近代寡二已商
 藝林而鏡淵流亦有神靈藻煥后宏茂製卓躒齋
 法士展玄言大關宇宙巨綱次繫冀弁要務並俾
 甄存至於鄉邑瑣屑雖渺思念涌尚爲刊裁而矧
 其摛劃芊麗拾瀋丐緒哉人重不必倚其詞事與
 不必啓其質要歸於備信傳徵厥非好丹排素矣



御製

堯戒

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躡於山而躡於堯堯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民之罹

罪憂衆生之不遂也

神人暢

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寮肅兮于寢堂醞禱進福求年豐有韻在坐敕于為害在玄中

欽哉昊天德不隆承命任禹寫中宮

舜賡歌

虞書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南風操

舜彈五弦之琴操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

阜吾民之財兮

脩政語

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事吾下故見為愛焉是以見愛於天下之民而見貴

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

卿雲歌

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再歌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饗乎

鼓之軒乎舞之精華已竭蹇裳去之

夏禹襄陵操

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谷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

煩下

响嶺山碑

嗟翼輔佐鄉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又旅忘家宿嶽麓庭

知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仲裡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

其寧窳舞永弁

漢武帝秋風辭

帝幸河東祀后土中流與羣臣飲燕歡甚乃作辭曰秋風起兮白雲

飛草木黃落兮南鴈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蕭

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
情多少壯幾時兮柰考何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
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

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
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
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
率之過也教合宣明不能盡之七平之罪也將軍
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于士卒二者並行
非仁聖之心朕閱衆庶陷害欲刷耻改行復奉正
義厥路無繇其赦鴈門
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元帝賜馮奉世璽書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
露羗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

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官之
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背
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
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羗虜依深山多
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
決事部署已定勢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

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
發二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仗飛穀者羽林狐兒
及呼速參噶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
患策不預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
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
又何疑焉夫憂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擒敵必全
將軍之職也若乃輪之費則有司存將
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羗虜

光武賜周黨帛詔

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

不受朕祿亦各有志
焉其賜帛四十疋

唐太宗晉祠銘并序

夫興邦建國資懿親以作輔
分珪錫社寔茂德之攸居非

親無以隆基非德無以啓化是知公侷分陝奕葉
之慶彌彰道洽留棠傳芳之跡斯在惟神誕靈周
室降德鄴都疏派天潢分枝璇極經仁緯義履順
居真揭日月以為躬麗高明之質括滄溟而為量
體弘潤之資德乃民宗望惟國範故能協隆鼎祚
贊七百之洪基光啓維城闕一匡之霸業旣而今

古各渾舟整濬遷雖地盡三分而餘風未泯世移
 千祀而遺烈猶存玄化曠而無名神理幽而靡究
 故歆祠利禱若存若亡濟世匡民如顯如晦臨汾
 川而降祉構仁知以棲神金闕九層鄙蓬萊之已
 陋玉樓千仞耻崑閬之非奇落月低於桂筵流星
 起於珠樹若夫崇山巨峙巨鎮參墟襟帶邊方標
 臨朔土懸崖百丈蔽日虧紅絕嶺萬尋橫天聳翠
 霞無機而散錦峯非水而開蓮石鏡流輝孤巖霄
 朗松蘿曳影重豁晝昏碧霧紫煙鬱古今之色玄
 霜絳雪皎冬夏之光其施惠也則和風溽露是生
 油雲膏雨斯起其至仁也則霓裳鶴蓋息焉飛禽
 走獸依焉其剛節也則治亂不改其形寒暑莫移
 其操其大量也則育萬物而不倦資四方而靡窮
 故以衆美攸歸明祇是宅豈如羅浮之島拔嶺南
 遷舞陽之山移基北轉夫以挺秀之質而無居常
 之資故知靈岳以標奇託神威而為固加以飛泉
 涌砌激石分湍縈氛霧而終清有英俊之真操住
 方圖以成像體聖賢之屈伸日注不窮數芳猷之
 無絕年傾不溢同上德之誠盈陰潤懷水春留冬
 鏡陽巖引溜冬結春苔非疏勒之可方豈瀑布之

能擬至如濁涇清渭歲歲同流碧海黃河時時一
 變夫括地之紀橫天之源不能澤其常莫能殊其
 操信乃茲泉表異帶仙宇而為珍仰神居之肅清
 想徽音其如在是以朱論華轂接軫于壇衢玉帛
 豐粢連籍于廟闕氤氳靈氣仰之而彌高昭晰神
 光望之而逾肅潛通玄化不爽于錙銖感應明徵
 有逾于影響惟賢是輔非黍稷之為馨惟德是依
 豈筐篚之為惠昔有隋昏季綱紀崩淪四海騰波
 三光戡耀先皇襲千齡之微號膺八百之先期用
 竭誠心以祈嘉福爰初鞠旅發跡神祠舉風電以
 長驅籠天地而選掩一戎大定六合為家雖膺錄
 受圖彰于天命而克昌洪業是賴神功故知茫茫
 萬頃必俟雲雨之澤嵬嵬五賢必延塵壤之資雖
 九歲登年由乎播種千尋聳日本籍崇基然則不
 雨不雲則有炎枯之害非塵非壤則有傾覆之憂
 雖立本于自然亦成功而假助豈大寶之獨運不
 資靈福者乎故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所以迺往跡
 賽洪恩臨汾水而灌心仰靈壇而肅志若夫照車
 十二連城三五幣帛雲委珍羞山集此乃庸鄙是
 享恐非明神所敬正當竭麗水之金勒芳猷于不

朽盡荆山之玉鐫美德于無窮石彼雨師弘慈惠
澤命斯風伯揚此清塵使地祇仰德于金門山靈
受化于玄關括九仙而警衛擁百神以前驅俾洪
威振于六幽令譽光于千載豈若高唐之廟空號
朝雲陳蒼之祠虛傳夜影式刊芳烈乃作銘云赫
赫宗周明明哲輔誕靈降德承文繼武啓慶留名
剪桐頌土逸翮孤映清飈自舉藩屏維寧邦家攸
序傳暉竹帛降臨汾晉惟德是輔惟賢是順不謂
而威不言而信玄化潛流洪恩遐振沉沉清廟肅
肅靈壇松低羽蓋雲樹仙寇霧筵霄霏霞帳晨丹
戶花冬桂庭芳夏蘭代移神久地古林殘泉涌湍
縈瀉劫分庭非燒可濁非澄自清地斜文直澗曲
沈平翻霞散錦削日澄明水開一鏡風激千聲既
瞻清潔載想忠貞程茲塵穢瑩此心靈猗歎勝地
偉哉靈異日月有窮英聲不賈天地
可極神威靡隆萬代千齡芳猷永嗣

飲馬長城窟行

巒引高節悠悠卷旆旌飲馬出長城寒沙連騎迹
朔吹斷邊聲胡塵清玉塞羌笛韻金鉦絕漠干戈

戰車徒振原隰都尉及龍堆將軍旋馬邑揚麾
氛霧靜紀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靈臺凱歌入

玄宗早發蒲津詩

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成樓空馬色
分朝景鷄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候繻同

宋真宗汾陰二聖配饗銘

明察之志格天地之休在乎祗畏于神靈嚴恭于
祭祀誠明昭感隆典由是咸脩祉福來同蒸民以
之交泰乃知蕭薌之薦方嶽之巡禮莫大于茲文
其何以闕矧復安真之理博厚之功竅以山川麗
乎草木書云剛克乾健是承易曰無疆資生攸在
豈止屬事於址正同禮于泰壇乎唯上者汾水之
曲巨河之濱故魏之國都舊晉之疆土其俗富庶
接秦雍之郊其民忠淳被虞夏之教地形詭異神
道依憑中斷河流揭成高阜俯聯脩壤掘起而崔
嵬下望平臯斗絕而盤鬱故得傳于簡策降厥禎
祺漢武採方丘之儀視泰畤之制因茲告土祀乎
坤元絳光燭壇始彰厥應黃雲覆鼎復啓其祥是

以百穀蕃滋本枝茂盛綿載禩而雖久瞻兆城而尚存唐玄宗回輿于洛師省方于冀野視靈塲之未泯思多稼之能祈潔粢豐盛親享者在至景風其雨大有者累年斯又精意感通珍符丕顯旣琬琰之斯刻亦棟宇之云興國家眷命俯臨丕基肇建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應天意順人心察璿璣麾金鉞揖讓以開國征伐以濟民天下書文自期而一城中黎獻由是而蘇合于上玄佑乎率土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承大統恢至神御蘿圖調玉燭武戡定而不殺文經緯而化成三代典刑從茲而復四方風俗因此而同淳化旁流丕功盡善眇質嗣守鴻猷雖曰繼明未能燭理徒云涉道罔獲知方常用戰兢靡思逸豫惟祖宗之積慶暨穹壤之降祥政得其宜人無其怨九德咸事四表來賓中夏大寧聊存于尉侯殊方一貫已息于橐鞬予且何功神實垂祐曩者從猷望荅秘文東狩以觀民上封而紀號盛禮斯舉先志紹成陟配岱宗孝思克展歸格藝祖慶賜方周內顧之懷彌深於若厲盛德之事豈假于荐興而蒲坂之民河東之守咸

言坤載茂育群生寔有方壇備存舊址囊封奏御選達於衆情玄冕接神期觀於臣禮眷惟寡昧何敢竊當始紹公車俾從拒絕豈期庶尹復貢僉謀以爲荅玄休祈繁祉后辟之職也蒸黎之願也止之則謙尊之德在于一人行之則紛委之禧集于兆姓念固辭而靡獲乃增惕而勉從由是發志誠告有位充于祀事畏乎儉而勿畏乎豐奉于朕躬戒乎繁而勿戒乎簡蓋以達精意非以振休聲上下克諧神人交暢役不愆素工靡告勞厥日惟良厥儀斯備臨遣上宰柴告于園丘祇率百僚裸獻於清廟旣而整羽衛駕車輿不諱不譁以涉乎夷路有嚴有翼爰召乎名區由復揆靈辰具嘉薦惟精惟一以奉乎必芥必躬必親如觀乎髣髴配二后昭累盛之基咸秩五方報嘉生之惠序圖籙遵介丘之規用犧牲若北郊之度八成而來格三獻而肅祗乃命三公累石以封信祝乃驅五輅執爵以謁嚴祠將達至虔豈循常典誠恐行之不及罔有知而弗爲旣而考彌文頒渥澤朝群后撫庶民存問耆年觀覽舊俗加隆於先哲增重于明神固不足慰來休之靈亦庶幾協時巡之典噫結繩

以降垂衣而王商周之前莫能繼述漢唐之際可得詳言元昇之隆開元之盛咸駐蹕于郊上並奠王於澤中今予冲人踵茲盛則可以追美于二代交歡于三神唯當竭寅畏之心增乾鞏之志事明祇而如在視黔首而如傷居安思危無忘于齋慄守成如始常冀於和平一以繼慶靈一以達眷祐至若刻樂石鏤信辭亦期昭錫類之仁傳乎不朽奉持盈之訓保乎益恭銘曰博哉厚載至矣柔祇窮旻比大生植攸資乃育嘉穀以食蒸黎盛德必報明祠在斯瞻言睢上允居汾曲赤伏膺符黃靈受錄咸著輝景並昭祉福肇建靈壇式陳嘉玉舊域雖在盛禮莫陳洪惟先斥俾元兆民實開丕緒以暨冲人徽猷仰繼闕典咸伸初俾元封方增惕厲河潼之氓搢紳之士徯望何勞奏章壘至願舉巡方期觀明祀堅辭靡獲眾望俯從乃奉寶錄言駕時龍親涉壇墀並配祖宗式申昭薦庶達寅恭既展至誠爰頒巨慶祐降兩儀功歸二聖祇苔丕休勵精庶政刻鏤真珉發揮駿命

汾陰禮成詩

雲岱尊先志汾睢徇眾情為民祈稔歲揆日奉嘉牲述職諸侯至丁辰茂

典成靈祇頌祉福信史著聲名夙夜精心遠華夷慶賜行非因承景貺豈獲薦豐盛昭感懋馨德來同荷上清愈思增

神宗賜太師文彥博詩

四紀忠勞著三朝聞望隆享茲難老祉報在不言功

富矣勲彌大居焉貌甚冲西都舊士女白首竚瞻公

封潔惠侯介之推勅

惟神之生嘗以羈勒從晉侯行天下而不言祿晉人思之

卒與其母隱死于深山而不顧可謂忠廉自信之士矣則其歿也宜為明靈血食于其土守臣來告有禱必從庇氏之德是示不可以無報錫命侯爵神其享之宜特封潔惠侯

元世祖祭禹王文

惟王三代絕德萬世賴功之紀之綱有典有則豈止措安于當日亦將貽福于後人惟予眇躬續茲丕緒卽位伊始

謝臆因瀝微誠既潛衛于邦家俾永膺于戩穀

追封伯夷叔齊制

益開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
之序諫伐以嚴居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
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
垂于千載餘澤被于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褒
崇之典於載去宗國而辭周粟會是列爵之可縻
揚義烈以激清塵期于世教之有補可追封
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義仁惠公

封衛國公李靖制

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矧生
明其何虛王儀而弗用乎隆德府潞城縣微子嶺
廣德廟靈顯王以智勇忠義佐命有唐方北破突
厥繇太原出定襄師行之道英魂猶存斯民歲歲
奉事不怠至于雨暘之祈捷若影響厥功懋焉其
加褒稱之典以慰潞城之民柳以見
朕思將頓拔之意可特封靈澤王

加封鹽池神靈慶公誥

天生物以濟人默存主宰
盛典所加殊勳斯在解州鹽池靈慶公深儲管寶
乃孕坤靈不煩煎鹵之勞自適調羹之用雪疑百

里派引畦分波及四方川浮陸輓王府則有民食
以充念汝績之可嘉惟朕心而亦憚崇階徽號禮
務極于報功殖貨通商源尚豐
于富國可加號福源靈慶公

成宗加封桑乾河神廣濟王制

朔州桑乾河源會
擊靈貺膾合前聞名久著于朔方神舉登于王爵
今著不刊之典祭符咸秩之文有感必通無德不
報執法有褒崇之請奉常據禮制
而言廣濟王可加封協應廣濟王

順帝追封昭文館大學士諡文忠郝經制

鄂渚之
紆難以求和中統之初首議遣書而通好故翰林
侍講學士國信使郝經毅然命志在息民徃諭
聖祖一視之仁卒被僞相姦謀所梗雖蒙假館遂
見拘留鴈書未達于中原龍棹已橫于江上閉儀
真者十六載臣操益堅訖宋錄之三百兵端自
此南遂生還之願遽傳哀計之音永懷忠亮之風
宜與褒崇之典於戲請纓象闕既酬終軍繫粵之
心圖像麟宮式表子卿歸漢之節可贈昭文館大

學士資善大夫
諡文忠

國朝太祖高皇帝改正嶽鎮海瀆城隍神號詔

自有元失馭群雉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
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
正永惟為治之要道必本于禮考諸祀典知五嶽
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羨號歷代有
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
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
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
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
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
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
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
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皆以實號
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
道為天下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
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
順于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於戲明則有

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
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稅糧詔

朕本准右布衣因
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祐西取陳友諒
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
交廣以極于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
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淫群雄
並起以致兵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
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
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
勞朕為天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
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
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
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尤甚齊
魯之民其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面可將洪
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一年有司更加
存撫以副朕懷故茲詔示庶宜知悉

賜太子贊善和文勅

朕以太子為天下之本基其
東宮官屬必文學行能之士

以居其任焉奉議大夫刑部郎中和文爾以重厚之資老成之學為朕選用頃佐秋官公勤已著俾任贊善以展才猷爾尚守職惟恭思盡忠益之道而輔贊之庶彌朕委託守意可太子贊善散官如前宜令和文准此

召山西左叅政僕斯職吏部尚書手勅保身因位無稱於君

者固非良臣卿前朝之名家今事於朕已有年已於事未見剛明邇來亦露其過若欲究之慮恐可惜特赦爾過取任吏部尚書

免山西陝右二省夏秋租稅詔山西陝右地居西北山河壯麗昔我

中國歷代聖君皆都此而號召萬邦頃因元主華夏民無的主已經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復我中土繼我聖人之位建都炎方于今九年矣其間西征燬焯北討沙漠軍需甲仗民人備之外有轉運難辛內有秦晉二府宮殿之役愈繁益甚至平定以來民勞未息今者方寧正當與民同享太平之福

朕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中書度倉庫軍有餘糧特將山西陝西二省民間夏秋租稅盡行蠲免以醒吾民於戲民省君難則天下太治五常如今則風雨乃時惟爾臣民想宜知悉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朕每觀前代名臣傳記

命為務然後孝於親而忠於君者矣吁志哉所以名於世者為斯今朕起草萊定群雉平禍亂君主華夷凡我中國之人但知有才藝者未嘗不使至於朝雖曰至於朝若欲別賢否而授之以官則又不然云何蓋謂人之才藝可知其於賢不肖雖在帝堯猶且難之所以不能盡測人之心也朕本無知不敢的以人為賢否定用故特以事試之凡受試者當此之際事役其形財感其志欲動其心其于孝親忠君律身保命雖千百人中欲求一士如斯者鮮矣所以昏愚之徒難保身命孝親忠君者無他但為役形者勞其若不禁財盛者富飲用而且豐欲動其心色窈窕而妖故非誠志君子不能立命于天地間所以事不能忠君身不能孝親往往覆命者若是然有等悠悠之徒雖曰心淳臨事

而不果倒持人義乃有後艱于斯之道朕嘗命官
往事數以是事諭之而職事者視以常談為官者
離簿書之徒皂隸之輩亦莫敢誰何朕嘗切齒忿
恨丈夫之為無英決疾惡之心乃為小人牽制於
戲惜哉而不悞何也俄洪武十年夏五月山西布
政司奏云簿書之徒無端之狀朕勅中書以考其
人人皆累犯不悛前過之徒已入屯所朕憐一才
一藝特脫彼鞮難使革心臨事而又為非勝常當
命而刑以勅往令刑之其符到山西布政司即如朕
除奸去偽豈虛岸親忠君之道歟公私咸德若肯
不至哉豈不如前代名世者乎

勞大同都指揮

古之士不待君督其事而自勤是故
功著史冊垂名不朽今朕有天下封疆四際遐荒

各以臣守卿當北嶺身被酷寒晝驅馳千戎馬夜
慮擒謀心神俱勞而無息朕甚憫焉今者首春氣
和堅冰漸薄塞草皆萌胡馬靡而弓池鄉當解甲
以候黃風整雕鞍以待秋至控弦
持矢擗鬬而勤卿其慎之以制人

諭山西潞州壺關耆儒士杜敷

昔之馭宇內者無
僻位無遺賢致時

和而世泰蓋由善備耳聰目明之道所以上仁者
樂從其遊輔之以德間有非哲者處於民上則伴
位遺賢亦備矣今朕才疎迷聖道之良宗是致賢
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學君子齒有年矣
符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
作為加以顯爵與朕同遊故茲勅諭

諭四輔官杜敷等制

昔有耕莘者為政社稷永安
築傳巖之野者在朝君仁民

康期二賢疊出于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
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一然朕政未施
訪近臣而求士召爾等來朝命為四輔之官兼太
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必欲均調四時德合
人天卿等慎之同
安盛世故茲制諭

諭山西諸將勅

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
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

未曾定嘗為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
各官從大將軍征進其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

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慮
馬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
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下
協力同翦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為慮

論四輔官李祐龔敷杜敷吳源趙民望制古以三公

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然當是時間有陰順陰
季陰順陽戾者是由逆理而使然也且任三公職
四輔非數人不居凡數人使居是任豈不善惡半
之善雖格天惡能違帝是故人事不齊天亦如之
而應此其所以陰陽駁雜也當陰陽駁雜之時所
理者三公四輔冢宰既多各無司定節序期其時
而究將問誰假使上帝以一賢之善不致班駁其
時雖惡人偷光飾已又小人效之所以班駁其時
雖在上帝不得不如是也其天道人事疾如影響
為此也朕今設四輔恐上帝艱分善惡累時序之
不常特以四季均職於四輔又以上中下三旬人
各司之設若上帝福善禍淫易為殃着所司者比
之混穀豈不利哉特以四輔所
司明述於後以驗雨暘時若也

諭元幼主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君其思之自古

昔我中國趙宋將衰為金所逼遷都于杭納以歲
幣君家亦遣使于宋約納歲幣如金特雖疆界有
南之分而前後延祚百五十年此小事大之明驗
也朕勸前代獲他君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國中
其初亦有待之以恩授之以爵者及其後也非鳩
卽殺雖君家亦爾末之幼主削髮為僧冬不免于
死朕則不然君子至京已三年禮待有加君宜遣
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自辛卯盜起汝穎漸
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朕興師
救民一時群雄僭稱名號者盡為朕所俘虜雖君
父子亦不能守其廟社北遁沙漠此天命非人力
也自古有諱之君孰不畏天故持致書以達朕意
君其察焉

祭告中鎮文屹立霍州作鎮中央生同天地形勢

祝之曰霍山于敬則誠于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
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

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
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統一人
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脩祝儀因神有歷代
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窮
壤同始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
測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
予懼不敢加號特以中鎮霍山
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知

祭西瀆文

源於崑崙其行也曲屈其激也有聲浩
浩蕩蕩洶洶莫測自有天地則有之古

之人君尊曰河瀆之神未嘗加號於敬則誠於禮
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
君失馭海內鼎沸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
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
以統一人民法宜式古今寰宇既清特脩祀儀因
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
蓋神與窮壤同始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
靈人莫能知其造化必命于上天后土為人君者
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西瀆
大河名其一衣特祀神惟神鑒知

祭西海文

生同天地浩瀚之勢既雄深淺之處莫
測古昔人君名之曰海神而祀之於敬

則誠於禮則宜自唐以及近代皆加封號予因元
君失馭四方鼎沸起日布衣承上天后土之祐百
神之助削平暴亂以主中國職當奉天地享鬼神
以依時式古法以治民今寰宇既清特脩祀儀因
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
蓋觀神之所以生與窮壤同立於世其來不知歲
月幾何凡施為造化人莫可知其職必受命於上
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
西海名其名依時

祭商王成湯文

曩者有元失馭天下紛紜朕由此
集衆平亂統一天下今已四年矣

稽諸古典自堯舜繼天立極列聖相傳為蒸民主
者陵各有在雖去千古百餘載時君當脩祝之朕
典百神之祀故遣官齋牲醴奠
祭脩陵君靈不昧尚惟歆享

祭媯皇氏文

惟神功施于時德裕後世仰瞻陵寢
必當慎祀朕有天下首勅所司凡有

古先帝王陵寢常加脩理以附近人戶看守常年祭祀已著成式尚慮追崇禮有未至故於三年秋祭特致其嚴神其監知

祭霍山文

昔者元運將終英雄並起民受兵殃時予亦與群雄並驅輯兵保民上帝默相山川受命效靈所在必克轉戰五年餘方乃兵偃民息衆樂生生之計天下太平二十八年矣今洪武乙亥四月間廣西布政司報蠻夷酋長龍州趙宗壽奏議州黃世鈇不循治化負固殃民兵興之事本重既行不敢不告所以告者兵行十萬各離父母妻子途間饑飽勞逸山嵐瘴氣染患者有之此兵行之難兵人其境良民受害荆棘生焉民驚且移未有不傷此其所以告也其所以告者但願瘴癘之方化煙嵐為清涼之氣早殄渠魁良善安業軍士速回各得完聚以養父母毋是其禱也然予未敢徑告上帝惟神鑒之為予轉達謹告

成祖文皇帝祭中鎮霍山文

昔者奸臣構禍屠害諸王以及於予不得已以

自致頽皇天眷祐嶽鎮海瀆效靈獲定內難遂安宗社自即位以來休養黎庶普天率土均視同仁今安南賊人黎季犛及子黎蒼驕盈兇悖屢犯邊疆首侵思明府祿州等處地方予為寬容不肯與師問罪但遣使取索黎賊巧詞支吾所還之地多非其舊還地之後復據西平州逼脅命吏又侵寧遠州地方占管人民殺虜男女邊境之人數年之內權其荼毒豈可勝言况安南之人受其禍害不遺一家占城之地被其劫掠已踰數歲數遣人告諭冀改過罔有悛心益驕益盛予為天下之主恭承天命安忍坐視民患而不之救今特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實出予之所不得已心在救民豈敢用兵尚念兵士遠行離其父母妻子山川險阻嵐瘴鬱蒸跋涉勞勤易於致疾予惟念此深用不寧萬冀神靈鑒予誠悃聞于上帝賜以鴻麻潛消瘴癘大振兵威早滅渠魁永安遐壤今年七月十六日兵行特遣人致香幣牲醴先詣神所謹告

諭可漢鬼力赤書曰

元運既衰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天命撫有天下朕以嫡

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遣指揮朵兒只恍惚等持金綺四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為一家使邊城萬里烽候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

諭本雅失理書曰

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自撒馬兒罕脫身居別失八里今

鬼力赤等迎爾北行朕計鬼力赤與也孫台又結附爾者安敢異志爾與鬼方赤勢不兩立矣夫元運既訖自順帝後傳愛猷識里達臘至坤帖木兒先六代瞬息間未聞一人遂善終者此可以驗天道爾之保身誠不易也去就之道宜詳察古帝王如周封舜後胡公滿于陳夏後東樓公杞杞商後箕子于朝鮮微子于宋漢唐宋下皆封前代後我皇考太祖於元氏子孫存卹保全有來歸者皆令還如遣脫古思帖木兒還後為可漢統率其眾承宗祀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即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吉凶二途審思之

如能幡然來歸加以封爵厚以賜齎俾于近塞擇善地以居惟爾所欲無為下人所惑徒擁虛名禍機在前有不暇顧亦惟爾所欲朕愛人之誠同於繳日今再遣劉帖木兒不花等諭意并賜織金文綺二襲綵幣四端爾其審之

次擒胡山銘

瀚海為鐔天山為鏑一掃胡塵永清沙漠

次清流泉銘

於鏢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憲宗贈薛瑄禮部尚書諡文清制

制曰國家於輔治之臣生既榮

之爵祿沒必加之贈諡者所以表勞勩而篤始終之義也故致仕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賦資純實問學淵源早登甲科久歷宦路操存廉慎清名克勵乎士風履行端方素志允諧於臣節比叅密勿益著謀猷屬當委任之隆遽獲退休之請謂雖優老於田里猶堪表俗于鄉閭胡不憖遺倏然長逝爰厚加於卹典用彰異於才良茲特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曰文清嗚呼翰忠盡職生

已荐進於崇階稽行易名沒可垂光于永世
恩榮始終夫何憾焉靈其如在服茲嘉命

孝宗祭北嶽文

特遣巡撫都御史劉宇祭於北嶽
恒山之神曰近者大同等處馬生

蠱災延綿歲餘為患未已即今虜勢猖獗正當用
馬之辰惟神受職上天表鎮茲土凡民與物與有
攸司特遣守臣竭誠祈禱伏望神靈默佑幹旋化
機災沴潛消馬數蕃息官軍獲用邊境永寧謹告

世宗御製敬一箴并序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
謂也元后敬則不失天下

諸侯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
人敬則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五子之歌有不敬其推廣敬之之言可謂明矣一者
上者柰何不敬其推廣敬之之言可謂明矣一者
統乎理而無雜之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其推廣敬之之言可謂明矣益
位為元后受天付託承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
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之所繫若此心忽而
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雜哉故必兢懷畏慎于
郊裡之時儼神明之監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惟

恐拂于人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之咎何如改之
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究

夫至里惟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為天子之子之
職庶仁澤覃及于四海矣朕以冲人纘承丕緒自

諒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敬之功以馴致乎
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欲驅除邪逸信任耆德

為之匡輔敷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行純王之道
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有得焉

乃述此以自助云人有此心萬理咸且體而行之
惟德是據敬焉一焉所當先物匪一弗純匪敬弗

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
純駁應驗頓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天眷為

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為大懼惟敬惟一執之甚固
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維何怠荒必除郊則恭

誠廟嚴孝趨肅于明廷慎于間居省躬察咎儆戒
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二以二行

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
備見諸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于忠

真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
既脩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

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謨
主敬協一周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
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為
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

皇帝勅諭晉簡王新堦

性本純誠德崇仁孝善事
慈母尤出至情年逾五旬

素履弗替遡其徃行蓋不下於東平稽其賢聲殆
可風乎藩服乞要旌獎以為宗藩之勸該部議覆
相應茲特 賜勅獎勵
王益堅初志永保令名

皇帝勅諭晉穆王敏淳

王孝義謙恭遵訓守禮今
又捐金賑荒益徵忠愛宗

盟有譽藩國生光朕甚嘉焉茲特差官齎勅獎勵
仍令有司辦送綵幣羊酒坊病以為宗藩之勸王
宜益敦素履
以永令名

經疏

有熊氏風后握奇經

八陣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
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

兩端天有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
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
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
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
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塵以
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
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
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
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披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
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
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
敵即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
之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
而長天或圓而為動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望之
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
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
中間兩地為比是也縱布天一天二次之縱布地
四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
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
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漢三老茂上武帝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

調物乃茂盛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忠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也江克布衣之人問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也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飭姦詐郡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因于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切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考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軀北于盡臣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鐵鉞之誅以陳

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被讚人投畀豺虎惟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慙倦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杜欽為馮奉世訟功疏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皆畔左將軍奉世以衛

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逐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敵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

唐狄仁傑諫造大像疏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

陛下矜群生迷謬溺喪無

歸欲合像教兼行觀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合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尚捨而况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盡續盡工寶珠殫於綴飾壞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賤膚不辭籥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註誤生人里陌動起經坊闌闌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教膏腴羨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迺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佛浪五嶺騰烟列殺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勒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與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不濟群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寡征賦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今雇作皆以利趨旣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難人以收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宋孫奭諫幸汾陰疏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

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陽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惟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陽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之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葉

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
 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問幸河東因祀
 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祠汾陰
 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羨其
 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
 脩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遊不
 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
 月入者也言養萬物有人君之象失時則為異今
 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
 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
 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其享
 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神福祥春秋傳曰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
 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

宋務光應詔上大水災疏

后土樂聞過罔不興拒
 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

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群議
 壅群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

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于此變生
 于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
 來水氣勃矣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
 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
 郊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
 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頃虹蜺
 紛錯暑雨滯露陰勝之沴也後迂近習或有離中
 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
 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
 牛禍意者萬幾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
 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
 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宮疑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
 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臣聞三
 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有乎人耳災興細微
 安之不怪及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
 求藥雖復僂俛尚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
 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
 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
 工人代乃為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之竭戶口減
 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

則以為既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壯盡于邊塞霜孤轉于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後緩商旅之人眾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又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二圖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于人祕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媾贖

國朝葉居升上三事疏 今天下有三事其一事難易而為患大者二者積於吾心又矣縱不求言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其畧曰分

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太御之視誅殺人如賊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北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所用或非所學泊乎居官一跌于法則必置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之不正朝夕異令賞罰不惟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所致乎此三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

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侯有事則為
借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

王崇古北虜俺答款貢奏疏

為北虜黠酋納款乞
封執叛求降乞賜廟

議查例俯允上尊 國體下慰夷情永彌邊患事
案照隆慶四年九月十七日適有北虜酋首俺答
嫡孫把漢那吉率其妻奴八人有大同西路敗胡
堡投降隨該參將劉廷玉呈解巡撫大同方都御
史行委山西行都司掌印都司王應臣會同大同
知府程鳴伊譯審明白會同大同總兵官馬芳咨
呈到臣臣查自懷來具題回軍至萬全左衛聞報
驚疑恐降夷蓄詐備行撫鎮嚴加防範多方譚審
的無詐情原因俺答以祖奪那吉先姆一婦與他
夷致那吉以孫怨祖率眾投降隨該臣等查係虜
酋嫡孫非平時降虜北聞老酋素所鍾愛必將稱
兵來索已經具議題請候 旨聞十月初節據參
將劉廷玉報稱俺答會調各枝虜酋擁眾數萬聽
逆犯趙全等主唆聲言圍困邊堡索取那吉隨該
臣等選差標營通丁樊倉周大汲等前赴平虜城
譯諭各會回兵邊外差伊親丁赴城下答話老酋

節差親丁到邊臣會同撫臣選委立功副總兵田
世威隨帶通事官鮑崇德前駐近邊雲石堡適遇

夷使至堡質留一人令崇德直入虜營宣諭 朝
廷不殺之恩明示督撫優待之意諭以中國叛逆

趙全等構亂之罪許以執叛納款定與 奏請遣
還伊孫之約俺答聽命遂遣二真夷隨同崇德返

報尚不欲以伊孫抵換全等必欲先見伊孫後送
逆叛等情到臣臣恐部議未示坐誤應籌隨將俺

答擁兵索孫及崇德等往來謀報之詞具題請勅
兵部速示定議聽 旨復遣崇德申諭問本月十

八日隨往兵部咨該本部議得把漢那吉以憤激
來歸心志未定其相繼歸降部落情狀難測如欲

令把漢統領於各邊容收住牧則狼子野心終非
可馴之物而封疆近地當為意外之防所據督撫

鎮巡諸疏固已日擊其詳然事體重來最宜長慮
今俺答兵已臨境其擁眾屯住以索來降之夷分

散攻搶以肆虜掠之計又勢所必至合候命下移
咨總督會同鎮巡等官查照所議再加譯審把漢

那吉果係俺答親孫輸誠無詐資養防範等項悉
如擬把漢那吉并阿力哥先姑首給官服以繫其

心

如擬把漢那吉并阿力哥先姑首給官服以繫其

心

心見今俺酋糾聚近邊如索求降夷必須令其執
 獻逆賊趙全等及送還被掠人投戈款塞然後具
 奏遣還如其恃桀擾邊則拒之勁師以挫其鋒挾
 之盡殺以撓其志務相機度勢處置得宜等因奉
 聖旨這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撫把漢那吉且與做
 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還各照品賞大紅紵衣一
 襲該鎮官加意緩養候旨另用其制虜機宜着王
 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處置務要停當欽此備咨
 到臣會同撫臣通行該都司將那吉預給衣冠諭
 宣明旨仍朝夕防範逐日養瞻間本月十二等日
 節據弘賜堡守備周橋報稱連賊二萬餘騎於本
 堡邊空拆牆進邊屯住大同鎮城東南聲言索降
 巡撫方專差通丁直入虜營諭以天朝不殺之仁
 勒以退兵納款之議各虜陽許東出陰圖刁搶隨
 該田世威卽差原留伊處真夷赴俺答營責問伊
 既通使求降台吉等何復入犯隨據俺答添差真
 夷齊執夷箭回稱原約黃台吉分道進邊黃酋原
 不知通講緣由卽令來夷執箭調回黃酋兵馬夷
 使尚未至鎮隨該臣督同撫鎮催調各枝官軍前
 後迎擊日夕追逐於本月十八日等將各虜敗

出邊訖臣料俺答父子外示求和中藏兇狡故綏
 我兵黃酋擁眾萬餘東犯鎮城意在深入搶擄
 伏天威遠震兵將雲集逐虜全疆可伐強索之
 謀庶固納款之志卽於本月二十日因老酋差人
 赴田世威處探信特遣鮑崇德同伊原使回諭臣
 慮崇德一時言詞錯亂楷書宣諭詞語一通給付
 崇德備述 朝廷不殺降之仁 聖明賜給那吉
 官服之恩責問黃台吉入犯之罪示以禍福曉以
 逆順及趙全等叛構亂伊父子祖孫之情令其速
 與執送等因本月二十六日崇德北至俺答營備
 將臣原宣諭緣由令俺答屏去餘人只留親信數
 人逐一譯說俺答尚未深信疑係崇德編捏崇德
 當時將臣原給揭帖出示俺答大喜說這些好言
 語我無不依從先年我原是進貢中國來被丘富
 趙全等到我邊哄說我該坐天下許我大同左右
 衛城教我攻城堡亂了幾年兩家都不安生今我
 孫子是天使過南朝講和兩國大事我今年老若
 天朝封我一壬子令我掌管我北番各酋長誰敢不
 聽我永不犯邊搶殺年年進貢我的兒孫該坐地
 喫穿了你們中國的他敢不知感崇德就要俺答先

將諸逆執送進邊後為題本請旨送還那吉俺
 答尚不憑信崇德當說你既不憑我須差你親信
 頭目去見督撫與他定說俺答當令被虜漢人王
 世科書寫番文一紙內開軍門鎮巡兩家不許說
 謊對天發呪今差打兒漢守領哥等五名見皇
 上求取和兩家都好三堂啓皇上我乞討把漢
 那吉并吉囊女你若與我你問我要甚磨并不阻
 隔你把戎孫子送來我後邊與趙全李自馨劉四
 等三人軍門三堂會奏乞討等語後開夷使五名
 及用一硃篆番印并各夷使名各夷齎執入邊隨
 該撫臣譯審前情看驗番文各明白連各夷使於
 十一月初一日押解到臣臣復陳列兵仗督同州
 州道兵備副使劉應箕譯審得一名打兒漢係俺
 答中軍酋首一名亞都善係黃台吉親丁餘俱係
 俺答親丁張彥文原係大同後千戶先年隨總兵
 劉漢截殺被虜擄去向被俺答拘留隨營領兵臣
 隨將張彥文執問從虜之罪本犯執稱被虜拘留
 不便投還今乘使間隨回投生雖中情未委真的
 但既係俺答番文有名差來姑應收候另議臣隨
 將彥文青命陽和守備奚元羈候勿容與諸夷使

同處恐伊惧罪懷奸傳泄僨事方將各真夷面譯
 得打兒漢執稱俺答使伊來稟稱伊先年原有進
 貢被丘富趙全等勾引將好路兒斷了連年遠處
 擄去怕中國搗巢殺了老小趕了馬匹進邊住牧
 被中國將草燒了只得沿邊刁搶兩邊都不得安
 生他有文書到邊上也不得達上今他孫子天使
 過南朝是天教兩地取和若與了他孫子情願將
 趙全等有各名號的五人送回餘人如蒿草不值錢
 若天朝肯封他一名號他老年有名聲管束各枝
 部落永不犯邊年年進貢恐怕人傳言不信故教
 他中軍來及審亞都善執稱係黃台吉家丁前在
 大同城上親見撫院先時俺答調黃台吉兀慎擺
 展分道入搶索要那吉黃台吉有誓不搶南朝被
 伊父調不敢不來到裏邊被各處人馬射打死了
 達子六七十傷重了許多丟了許多馬匹射傷了
 三箇小頭目中國人馬硬搶不得甚磨那吉也要
 不出來本意要由東邊出去被人馬當回來了今
 聽俺答要講和若加黃台吉一箇官情願隨着以
 後永不犯邊各夷又稱但我北番沒禍使沒段子
 布疋穿若講和了須一年與我們柴鍋我却將破

鍋交來又稱土蠻連子是俺答大爺孫子今輩兒
 常要欺負土蠻若封他箇王子他好與土蠻抵對
 他無禮就與他廝殺不怕他不隨從進貢臣復曉
 示以 聖朝恩威夷虜罪惡卽今天心助順夷運
 已衰 聖武布昭士馬精健正思勦平胡種汛掃
 窮廬以伸國初三犁虜庭之威以雪連歲邊氓之
 憤今俺答嫡孫自降明有神使彼旣悔禍輸誠願
 脩職貢我 聖朝如天尊嚴東有高麗日本西有
 天方土魯番諸國南有交趾暹羅大小琉球萬國
 來朝各有封號貢期希罕他這一種胡虜但我
 天朝德政如天 地無所不容其待外夷來則不拒
 去亦不追今 俺答旣納款乞封聽臣等當爲伊乞
 恩奏請取自 聖裁但不許他蒙恩復叛自取征
 伐逆天犯順 自速禍敗各夷情願對天盟誓臣隨
 將各夷量用 銀牌段疋給賞隨各俯伏領言許以
 返報俺答速 將平虜近邊遊騎掣回聽候 勅旨
 各夷欲見那 吉臣隨會行撫臣令其一見以示生
 存一以慰俺 答夫婦懸望之情一以示那吉諸夷
 生還之恩隨 令鮑崇德仍押各夷回報令其安心
 候 旨訖竊 慮趙全等各逆犯連日見崇德等往

返虜營俺答屏去左右每與密言伊悞被殺必將
 及覆構煽其沿邊戍守各營戰兵雖係冬深尤須
 慎備所有投到番狀雖有印信不成文理止可留
 以備照不敢塵瀆 聖覽緣虜中素無文役有難
 責備除將原文附照通行鎮守總兵馬芳及副總
 叅遊等官駐兵防勦東西策援及行叅將劉廷玉
 鎮守本城分給軍民備虜米炭以防攻困外臣會
 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方議照天下有道守在
 四夷聖王法天治大一統惟茲北虜種類寔繁稟
 氣剛厲帝王不能臣歷代不能綏自古爲中國患
 始盛於六朝之分治再橫於胡元之混一天 命
 皇祖掃除逐北復中華帝王之統再命 成祖三
 犁虜庭奠萬年夷夏之防二百年來每緣胡運之
 盛衰馴致邊疆之安危在弘治初年小王子尚有
 自大同三貢之例先撫臣許進誌錄具存在嘉靖
 初年亦常開馬市數年稍示羈縻制御之策聽其
 強弱去來惟有因其勢而禦防之耳惟茲俺答黠
 禽雄據漠北侵擾九邊攻城陷州越關犯薊其收
 用中國妖逆搶擄番夷部落年踰六十衆至十餘
 萬東脇朵顏三衛爲嚮導西調河套吉囊子孫爲

羽翼歲遇秋高狡謀糾犯震驚畿輔流毒九邊征
之勢難蕩平禦之每患寡弱兵疲於入衛財匱於
供邊仰厯君父之憂下貽軍民之害皆酋爲之禍
首茲者仰仗天心助順聖武布昭孽孫那吉偶以
小忿而來降虜子黃台吉既肆突犯而被挫遂使
老酋坐伐強索之謀頃興効順之念臣等適當其
難身在其危仰遵廟謨誓同撫鎮多方宣諭委曲
開誘當老酋厭兵悔禍之時適黃酋畏死戒侵之
運既已投詞納款仍各轉使懇乞冀得授一爵之
寵榮永爲皇明之藩夷查照國初忠順王舊制
及西番土魯番沙壇滿速及沙速王近例似應俯
順夷情量爲封錫定其歲貢之額期示以賞齊之
等第俾其統率諸酋各居漠北永爲藩國免貽邊
患幸光皇朝大一統之盛治式昭聖明賓四夷之
至德在朝廷不惜一命之渙頒於國威爲益振在
邊疆可絕驕虜之侵擾於國體爲益尊責以執送
叛逆許以生還那吉并黃台吉亦如那吉量授一
官以固結其父子祖孫之心更假以位號以羈縻
胡虜非以鱗介而易我冠裳也但封錫之典上關
國制未可經允或先給二酋以賞齊嘉其納款之

誠責令另具真正番文如各國體式奉表稱臣後
議封爵先令執送逆犯趙全及弟趙龍丘富孽子
了頭李自馨劉四劉五其周元楊孟伙俺答既稱
各以軍民被虜原志教誘攻戰侯欲留用寫字姑
容在虜令其善後之圖責在疆場既慎始尤當
慮終夫夷狄之服食雖與中國異而日用之布帛
鍋釜亦資中國以爲用故連年深入搶虜凡民間
鐵器衣物無所不携今一旦許其通貢雖酋首歲
有優賞自可克用絕其搶掠然虜中萬衆衣食無
資而沿邊刁搶之患勢必難免故虜使乞和之初
卽有求討鍋布之懇必須許以市易以有易無則
和好可久而華夷兼利查得各邊如遼東開元建
昌肅州西番諸夷限其開市之時月估其物價之
定值擇其邊外近地各設守市官兵許其兩平買
易以濟華夷嚴火藥兵刃諸物通販之禁立奸民
圖利詐騙之罰庶虜衆不困於衣遺而鼠竊之患
可免矣再照夷虜之性驚急而狐疑兵家之機易
失而難轉今老酋急於得孫誓絕群言矢志納款
冀得名號雄於醜類若一失其望則孫亦不恤而

憤必狂逞雖防禦之具未敢坐弛其疆場之擾勢必延蔓伏乞勅下兵部會同廷臣早為集議定擬上請勅示臣等遵奉施行豈惟趙全等叛逆即可正法則俺答未死之年那吉承繼之後必將感恩思報誓絕侵擾疆場幸甚臣等幸甚等因具題奉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續准兵部咨前事該本部議照天地生成萬物每隆曠蕩之恩帝王統禦夷狄誕敷懷柔之義今把漢那吉率眾來歸稽顙臣服朝廷既已命官頒齋固無復遣還之理顧俺酋恩愛未絕既已命官頒齋固無復遣還之盛德方新曷可靳放廢之惠况其懇懇以執逆陳貢為請則其嚮風慕義此可槩見揆之事理遠難峻絕合候命下移咨宣大總督會同巡鎮備察虜情如俺答黃台吉果遁伏塞外欽兵自戢將逆賊趙全等執獻境上即辯審真正逐名驗收然後將把漢那吉遣人以禮送還用昭天朝聖武不殺之仁夫把漢那吉率眾來歸之舉實其平日向化之心今既遣還尚冀天恩量加錫齋以旌其誠庶醜類懷恩窮廬生色是亦制禦夷狄之一策也至於俺答黃台吉乞封一節果否因誠遠難深信

况封錫之典上闕國制事體甚重須其效績心誠另具真正番文如各國體式稱臣乞封該鎮督撫等官方可請命朝廷會官集議恭候宸斷等因隆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本部尚書郭等具題本月十三日奉聖旨是虜酋既輸誠哀懇且愿執叛來獻其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賞綵段四表裏布一百疋其乞封進貢一節着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

張文明請駕還京疏 臣惟北辰麗天而眾皇拱東

而天下歸乃三才之定理萬世之常道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昏以此焉我朝受命而興建兩京於南北分十三省於天下稽古定制設列文武朝觀考選有期腹裏邊方咸治又每年差巡按御史以代巡狩百餘年來天下安寧所以匹休帝王參贊天地莫加矣皇上繼承天命率由舊章十餘年來天下順治所以光昭祖宗功德昭合帝王天地亦莫尚焉夫何近年以來親狎武弁疏遠文儒既有京城四外之遊又有過關宣大之幸近又由大同至偏關過黃河至榆林臣遠聞之憂

懼顛越莫知所措切思郊天不遠儲位久虛兩
宮孝養有缺四方朝賀無主機務之繁於誰剖决
陵廟之祀於誰舉行况宜大地方臣會齎 詔往還
陝西邊境臣已奉 命巡歷戎狄頻侵而軍馬不
勝勞擾山谿險阻而糧運至為艱難幸 陛下率
三萬逸豫之眾而遠臨焉將為戎狄犯邊歟臣等
察將官之勇怯每有舉劾 陛下因而用舍之則
耀武備而防守者有人而邊境寧謐矣何去警蹕
而雜行五耶將為百姓疾苦歟臣等訪民職之清
濁各已激揚 陛下因而黜陟之則布德惠而撫
字者有人而百姓安樂矣何舍崇高而親側陋耶
陛下始謀此行畿內連月大雨 駕至昌平京城盡
日大風而各處冰雹雷火天鼓地震紛紛奏報此
可見天心仁愛人君欲止邊方巡幸 陛下何不
恐懼脩省急還京師歟夫北辰未嘗離次舍而雜
於眾星東海亦未注西北而混於萬水 大君豈
可舍尊位而遠遊邊境屑理細務耶昔周穆王窮
海遠遊而周德始衰漢武帝巡遊無度而百姓疲
敝觀之 昭代則土木之變近在已已當時荷
祖宗之靈用謀臣之策空府庫竭邊儲僅充以濟所

損實多稽之前事既如此驗之已已又如彼今
陛下冒雪衝風而臨不測之地戎衣鐵馬而當羯虜
之鋒在朝群臣各膺厚賞不聞救止惟保一已爵
位之榮不顧 九重危險之動監閣府部重臣有
同紙糊院寺科道等官何異泥塑時事如此可為
流涕可為寒心可為長太息也伏望 陛下念皇
天所付之中國重 祖宗所傳之神器早還宮闕
覆庇臣民速將逢惡導非如都督朱彬者明正典
刑監閣府部院寺科道等官梁儲等亦加罰治實
宗社無疆之福而史策芳聲亦傳之千萬世矣

龐尚鵬上崞縣妖賊李福達疏 臣自為書生時讀
錄前後翻異若矛盾然及詢諸海內士大夫乃知
李午係山西太原府崞縣人本逆賊李越之侄初
名福達因發戍逃歸窟居陝西洛川縣倡白蓮教
聚眾亂攻殺長吏屠其城邑後餘黨盡滅惟午變
姓名占籍該府五臺縣詐稱張寅納授太原左衛
指揮使數被韓良相等詰其罪悉寅緣脫免已而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捕治之午即大略武定
侯郭勛移書請托欲貸以不死錄飛章勦勦黨逆

賊執其手書及具午反狀聞尋奉 欽依李午抵
法郭勛看回話勛惧 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
貴近陽欺朝廷流毒縉紳蔓延天下如刑部尚書
顏頤壽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
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給事
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抗疏言官也或埋魂狂
狴或委骨窮荒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都
指揮馬豸等皆原問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於
別省或已罷職而追捕於私家甚或以通書致而
稱爲朋黨以偶語立談而指爲訕謗其餘羅織成
獄者通計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凡四十餘人衣冠
之禍可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大入李大
禮等仍脫然於法網之外業有成案人不敢復言
臣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
三閔至延綏訪得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狼躄之
鄉也質之故老益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四
川妖賊蔡伯貫反逆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爲師
卽李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爲大唐子孫當
出世安民結謀倡亂煽惑人心隨該四川撫按移
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反復按問佐驗甚明招稱李

大仁李夫禮皆號爲祖師查刊刻大獄錄姓名來
歷一一相同則李于以妖術傳家世爲逆賊別無
可疑今撫按衙門將李同等依律坐斬題奉 欽
依聽秋後處決臣復行山西按察司取原發招由
與大獄錄參對彼此互見不謀同符乃擊節嘆曰
天之所以誅逆賊信毫髮不爽能巧護於生前而
不能據詞於死後能苟免於其身而終不免禍於
其子若孫如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似亦足以示
凶德之報矣然李午身爲叛賊殺長吏屠城邑且
縉紳之禍徧天下雖舉族 誅夷人猶有遺憾乃
得仍其官老死牖下豈天道乎今觀李同之獄而
午之罪益彰法當剖棺殛其屍以正斧鉞之誅以
洩神人之憤此千古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
伏罪當止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盡法繩之
卽使闔門無噍類亦不爲濫是在持法者權衡于
其間臣何敢懸斷也午之罪誠不可勝誅矣若勛
世受 國恩結知 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白日
撼風霆蒙蔽日月使舉朝側目卷舌藏聲而樞要
之人悉願指氣使權奸之可畏一至是哉萬一陰
蓄異謀人人皆重足而立俛首聽命焉其爲禍豈

忍言哉。正勛之罪，似當革其生前之爵，貶為四夫。以元懲，劓誅權姦於既往，甞鑒戒於將來。此正今日正人心、銷禍本第一義也。至大學士桂萼、張璠等，時以三法司被逮，缺官奉命典獄，彼皆心膂大臣也。一言悟主，動若轉圜，乃觀望扶同，竄易原案，其犯天下之清議而不恤。使國是淆亂，人必危懼。載筆特書，不免為清朝之玷。禍端寢長，誰在其辜。以應追論前愆，以明弼直之責。參之往牒，察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無復他詞矣。先是獄既定，上以馬錄為首惡，欲誅之。賴萼等申究，得改永遠充軍。編發南冊，衛錄之免死，多其力也。或有所牽制，不得自專云。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去就爭之，必不至此。苟以迎合徇時，曲為自全之地，充是心也，亦將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多一時忠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不敢忤國法。世之所謂狂流砥柱、非耶。今以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比未經恤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上裁，特加優異，以廣天地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於主風世教，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輒可鑒，何用招尤。臣謂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

改天細地，維萬古不墜。若依阿和人，埋沒正論，終使亂賊之徒，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國家何賴焉。

魏允真奏止開礦疏

夫開礦利害，諸臣言之詳矣。大約武臣謂其有利，部臣科

臣謂其無利，而有害。利少而害多。皇上從其開者，而不從其罷者，豈以大臣言官皆不達國計，歟。此武弁數言，可信邪。愚誠不知開礦利害，竊謂礦非自今日有，天地開闢以來，即有不開古聖帝明王，曾開亦不聞。古碩輔良臣，曾請開果有之。經傳何不一見。邪聞人之稱堯舜者，曰投珠於淵，抵壁於山人之稱成湯者，曰不瀟聲色，不殖貨相。并歟。帝王有之也。王孫圉之對趙簡子，曰楚國無以為寶，非獨楚書有之也。齊威王之對梁惠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有則臣者，將照于聖夫古之所寶者，常在善人，不在珠玉。皇上土之所寶，可知也。皇上聖神，即無能佐下風，然數年以來，所聚而在遠者，不計矣。所棄而在野者，不計矣。愚不敢謂其人皆忠臣義士也，而亦豈無抱龍比之

山西通志

卷之二十八

二十九

冊心肆王魏之謹言裕賈董之學秉鄭崇之清
 德堅張釋之之守法者在其內乎付而有十則所
 遣者十矣十而有一則所遣者一矣一忠臣黃金
 盈千可抵乎二義士白金盈萬可抵乎皇土方
 將載一登五以堯舜成湯為法而諸臣為皇土
 計厚出王孫圍齊王之下且皇土亦安用開礦
 為也皇土尊為天子當有閭海之內玉食萬方
 筐節萬國天下帑藏皆皇土之帑藏天下財賦
 皆皇土之財賦白米織文千叟萬廟則取諸吳
 羊羝則取諸秦潞細則取諸晉金則取諸真扇
 則取蜀磁器則取諸江西太倉為庫太僕為廐光
 祿為厨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何用以開礦為足
 國乎即大王肇起戶兵工三部自足給之其有不
 敷四方日開例矣百官且捐俸矣必無藉於礦也
 况今和氣未治歲多咎中之田西連年三關兩
 之開中之虜未已而旱繼之田西連年三關兩
 直腹裹旱秋未成則夏禾枯天鼓時鳴地震不已
 流星示異回祿兩遭虜警日至其小民之嗜利開
 不憚為盜若天恠然今所言開礦者皆利臣也無
 甚廉節遠識所用以開礦者皆礦徒也冒於詐奸

亡命以如是之臣率如是之民安保無生事在果
 日萬一套虜報忿於關中山西之永寧州汾州府
 河津縣臨州蒲州濱河所在皆可慮也倘皇上
 慨然沛德意下明昭即時停罷令百官萬民稱
 不殖貨利者古則成湯今則皇上稱投珠抵璧
 者古則堯舜今則皇上如是而有正賦正供常
 用不足以貽皇
 上憂者臣不信矣

葛守禮禁酷刑以全民命疏
臣竊惟我國家稽古制律例為刑其笞

杖既有百十之數而大小杖又有圓徑分寸之等
 取其可以決膚而不欲其損骨也至於徒流各有
 等則亦不過苦之遠之而已若夫罪大惡極眾所
 其棄者乃入於死然不遽置之法問以刑部評以
 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奏若不
 得已而後加刑焉蓋兢乎視人命如此其重也此
 我皇祖垂欽恤之典即虞廷欲血生之意也我
 皇上登極之初大布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
 旨熟審有貸此其矜憫之仁即帝舜好生之德也
 顧我皇上惻然有憫念黎元之意而在外有司

無以奉承休德臣切憾之如鞫審止宜隔別參對
 多力詳究自可得情即有決罰應用鞭朴今以為
 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重動用夾棍等刑剥皮
 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三命到
 在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有若草菅
 其見諸章奏如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命五十
 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人初聞甚駭惜
 未有以重處也乃今遠近聞聲酷以成風殘民以
 逞在在有之是皇上用之以牧民而彼自以屠
 民任之也且痛楚之下何事不成威劫之餘何求
 不得此固圉所以多冤抑之人而貪饕所以滿溪
 壑之欲也小民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禁戒日甚
 一日則下激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
 皇上持降嚴旨勅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
 按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該有司不許
 設置夾棍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卽照
 非法用刑事例問以降級為民中間有故勘故禁
 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問以抵死本管監司若姑
 息縱容只知為人惜官而不知為民惜命者酷官
 別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有司

不得肆為刑殺而小民得以為生矣再照守令所
 以敢於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故禁
 故入抵死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為民之戒各官素
 未講讀是以任意冥行全無忌憚夫既不以律自
 治而又安能治人查得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
 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
 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按察司官按
 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
 再犯答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此
 則是於已仕各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乞勅各該
 監司倉實舉行其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
 督令人各熟讀律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其舉
 人監生待選於吏部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
 令其背錄本文解釋大義觀其通否分數以定銓
 選次第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人既不敢以
 自犯而於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罰清而
 百姓服貪殘斂而天下
 無冤獄矣臣民幸甚

表

元朱右河清頌表

伏以河流萬里帶神州而為淵

七日聲動八方恭惟陛下握榮圖之靈建用皇極
乘水德之運處于玄宮濬哲文明善鑒萬類沉潛
睿智克清四維續列聖之不基沛如天之洪澤人
心願治泰運中興虞廷弗過於苗征夏后脩於
扈伐出師命將快觀義旗之雲從罰罪賞功大震
天兵之雷動一麾而齊魯克定再討而晉絳底平
信乎川嶽之昭融宜爾乾坤之訴合尊崑崙崱積石
歷中原入東海已非一日之渾自平陸三門過垣
曲至孟津凡見五百餘里汪然光蒼然色雖龍鼉
蛟龍魚鼈之無不形黦然陰炳然陽實水火雷霆
霹靂之所自出涇渭既別汾濟同流酌元化於樞
機昭回光於雲漢龍門久扼於禹噴山奠川設葱
嶺迥越於堯封星馳士貢克符嘉應爰翫休徵然
清明不忘槃水之箴而黃河尚傳旱麓之詠官章
校牒士接三台之寶文柱史林觚下陋雙川之綺
語臣右草茅賤士田野鰥生感帝力涵育之恩年
踰五袞被聖朝沐浴之化報無一分敬撰頌言以
托於墨瀆涖何補敢稱黼黻于皇猷海嶽有容少

備贊揚之謬體于冒天威不
勝戰慄之至謹奉表以聞

記

漢蔡邕撰郭有道碑記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

季之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
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秉聰叡明哲孝
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
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
辭真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
綜圖緯汲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極微言
之未絕于時纓綬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
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
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
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
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紹
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
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
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

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以見迹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於體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採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二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別悲悼爰勒茲銘
摛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唐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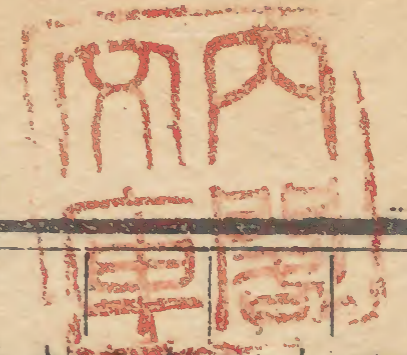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于陽

飛龍戰大朴以散聖盜金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盧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土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命之始順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于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脩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于未然察變于奇數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惑神不

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衝抗于外軸布于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送舉犄角則四奇皆出此使陷壑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彼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于是既而圖成樽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于阪泉省方于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昇成龍至去而上僂于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嗚呼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羽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旃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唐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之朕在我指掌天地之心見于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于多難廢于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董晉撰昭義軍節度等使義陽郡王李公德政記

唐之元臣曰義陽郡王抱真字大玄皇開府儀同
 三司涼州都督河蘭鄯廓瓜沙甘肅九州大總管
 申國公脩仁之玄孫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衛大將
 軍承之曾孫兵部尚書懷恪之孫贈太子太保齊
 管之子蓄河岳之秀叢祖考之慶克生鴻才以佐
 元后殊勲茂可得而稱也公體仁執中抱素專
 執威厲霜雪凌雲霓沉毅足以建功寬裕足以
 安眾召公相武之智申伯翊宣之籌尚父六韜之
 奇夷吾九合之業未冠公皆建之早為從父兄故
 相國抱玉所重期以遠大薦於肅宗授汾州別駕
 僕固懷恩之平史盜也伐虔劉之功恣暴戾之性
 不率朝典潛懷異圖公髮衝危冠憤激忠節問道
 詣闕潰其奸謀而渠弼疾顛汾潯底定代宗奇之
 拜殿中少監承泰初又兼御史中丞充陳鄭懷澤
 潞等五州節度留後恩光荐及輝耀當時謙不奉
 詔累有陳讓上大器之改澤州刺史兼侍御史克
 節度副使巡內五州都團練使澤人欣欣如戴父
 毋公虔奉聖旨專精吏職一年而流復回壤



闢軍給人阜風淳俗義時屬散卒聚鐘鼓山肆其
 猖狂逞以驅劫議者請兵逐之公謂之曰夫人稟
 元和以生奉五常以立無不思順無不悞逆理亂
 之道實由於政政和則禮讓興仁義著政敗則刑
 罰滋盜賊起使其叛亂是德之脩也姑務自咎豈
 可加兵乃申以禍福之門引以開泰之路投戈箠
 矢休歛巖蕩慰勞加等仁風載揚遂遷懷州刺史
 澤人去思之憤疑為愁雲懷人來蘇之慶霈若膏
 雨為政未幾懷如澤焉天子寵文翁之能旌龔遂
 之羨以節使司徒公備戎于西乃授檢校秘書監
 兼侍御史權知行軍司馬充澤潞節度支度營田
 觀察處置使留後仍知澤州大者督府事公以殊
 恩寄任留務浩穰徘徊化原獨與心計乃約故實
 財成庶政禁暴以安物薄賦以養農省徭以息賦
 博均調以資士卒孝弟聞于鄉黨學校與于里閭
 刑戮廢于戎行鞭扑弛于官署門禁之內不口而
 化焉建中元年特受節制并廉察本道兼領大都
 督府長史練勤王之師脩守土之備內勸耕食外
 揚武威布大君之誠以睦藩屏導聖朝之化以釋
 危疑由是上澤得以下流下情得以上達君臣無

山西通志 卷之三十 三十五

問臻于太和公之力也屬軍戎之後蟲旱為災公請罪神祇憂見于色精感而飛蝗越境誠懇而靈雨應期稼穡獲全異於他郡古之循吏何以加焉公前後歷官一十八政再為侍御史中丞尚書常侍三顧郡守一登亞相兩踐端揆封義陽郡王食實封六百戶命為承弼同平章事俾平水土兼領司空量弘而深識達而明常執虛以驚寵不求援而取貴起題輿登補袞簡自皇極爵為元臣非德及蒼生忠貫白日則何以臻此潞之緇黃者老詣闕陳請願勒真石帝嘉乃誠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董晉撰文以昭其功銘曰皇矣上帝降祚有唐蘊粹孕靈克生義陽明明天子賢能是獎乃命義陽鎮于上黨烈烈義陽惟國之禎屹若崇山隱如長城用極于正性根于忠英風外馳明謨內融王度克遵惠此罷人心德代刑散澆為淳軍以威侮兇俾登昇鉉錫之茅土名高方召道冠申甫刊石紀功用駕終古

文日休撰文中子記 天何言哉民不可縱是生聖賢之道德與命符是為堯舜

性與命垂是為孔顏噫仲尼之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浸及於萬世非剛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曼出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夫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肩就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中說以行教於門人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萬續詩三十六篇元經二十一篇易道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房玄齡杜如晦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於盛時校其道與孔孟實不相戾豈徒然哉設先生於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况七十子歟惜乎真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年尚闕於贊述想先生封隊先生所在而為銘云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點迹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世阿衡先生門人為唐之楨差肩哲孔接武明卿未踰乙紀致我太平先

生之功莫之與京

宋蘇軾撰司馬光清忠粹德記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

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皆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會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數十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大皇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

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於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已讐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驚跪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憫而歸洛遠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徃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十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

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塋瞻等既還皆言民
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塋者蓋數萬人
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
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塋者凡百餘人而
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其人力也哉天相
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
孰能使之記曰唯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
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
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
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
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
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
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
以一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何內人晉
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
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
代表亂不仕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
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公國會

祖妣薛氏祖妣皇父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
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
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
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
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
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僕
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
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隗
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
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
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
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
法不便皆以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
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
以留司衛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
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
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
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
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
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

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即以元祐三年五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凍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方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度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為賓師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已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見稽首而作詩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毋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驚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微匪

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已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見稽首而作詩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毋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驚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微匪

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程灝晉城縣令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

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兇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牧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以傳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為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為吏三歲而待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至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余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民

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云耳

范仲淹撰狄梁公記

天地閉孰與闢焉日月蝕孰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

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又係之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乎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元李廷適觀稼軒記

至正癸未夏四月旱太守張侯暨節判王公禱于五龍山

初盜奠禮畢露枕于庭有黎庶數人扶杖而前若有進謀者惟茲山去郡二十餘里神祠據今有餘年凡旱乾水溢有禱輒應固不待言而山之蜿壇磅礴亘巽位居高臨燦若燭照前守每欲為亭

以舒眺望築土為基歷三政而弗克願因公力以
成之且以為齊戒受禱之所公曰今旱乾葺臻民
力易殫其可興土功乎越二日丁巳雨作已未雨
大作五月初吉公率僚屬躬謝神脩則見其基之
缺者塞隆者夷荷鋪負畚百夫齊興公曰嘻今雖
有雨而民食未豐其可乎眾曰不然雨者神之惠
而公之感也苟不因事而葺之其誰肯堂之者公
曰基之成矣木柱何有眾曰南村有廢亭其初皆
神山木也構而未飾幾三十年災傷癘疫歲不遑
寧今願移置于新則彼之凶可除此之功可成一
舉而兩善并矣公未及答于是或施一椽桶焉
或施以篋籠焉紛紛籍籍不可勝計公不能遏

國朝果砥新建太原府治記

自逾太行迤北抵雲

塹其西環地數千里介乎周秦燕趙之間者晉之
故疆而今天子以封諸王所謂山西者也屬府
州邑五百餘計觀其山川之雄邃風氣之綿厚城郭
之堅完元原隰之沃衍有因高節夷固外宅中之勢
蓋太原為第一郡故國都所建藩省所治武衛
風紀所司成於是乎在宜不與他郡等朝廷往

往擇新守率難其人洪武五年秋山西省以守臣
闕狀聞詔以朝例大夫同知平陽府事淮西胡公
維進階中順大夫知是府始公之至以清謹端正
為治執吏民於大法剔蠹蒐弊離紛決壅處以笑
談不數月政以和上官莫不嘉之公惟府治之廢
也久矣托署他所地福屋卑不即為畚以新厥觀
于我國制謂何乃取於眾眾曰宜遂營於省治
之西百步許辦方正位而通衢背崇墉拓基聚材
百工偕作始于是年之某月明年某月告成聽政
有堂退思有室推讞有廳賓屬有幕廡分六曹門
設重扃與夫屏地倉庫典獄之所一如制式氣象
聿新過者竦然若嘖嘖不舍去五月某日公移署
新治而僚佐賓屬及詳有司邦人主凡執事者交
贊畢合樂以饗於庭公若曰噫來汝眾予承天
予命牧此邦三州十九縣之人人之利害休戚懸
於予予敢不禱慎乃心以荷天寵以敷宣聖天
子德化而與若等事事乎予誓自今凡我在位君
子泊若等入斯門行斯庭以登斯堂者其尚洗厥
心新厥德毋忘天氓毋替天職毋苟天祿敬念哉
一或從欲以收厥度藉令脫咎殃於身獨不上畏

于天而下辱斯地乎眾唯唯而退皆相勵自慎且願立石以著公績示永久爰屬記從事某竊惟
皇帝既新厥命以禮樂教化陶天民守令於民為最親故新民之效責守令此宜公諄諄然識於眾是將去舊以即化新教化以新民俗豈若務新之庸養者而然哉民俗既新斯無之重矣山西諸郡抑不有聞之為較伯得如公落落百數輩著是阿愧夫吉良三平有平故置沿華則有郡乘在尚來者按諸

龍潞安府記

潞安府者改潞義焉境用戢焉

身行郡至于斯曰潞其治矣紀已也乃以屬諸不敏惟潞古上則青羊山拔而峙焉中多沃土之而處但強悍亦每竊伏憑恃則攘臂以剽鄉村散則影匿周守臣陳其罪狀加以以兵多所州而為府也民用巡按御史姜子潤治以文而不可以黨郡也距百餘里蔚林農稼樵芻托險阻叢慝犯禁聚受捕逮嘉靖戊子失亡至合三路之

師然後底平之績

奏焉

皇上以德化民聿務

安輯於是命兵科都給事中今陞太宗伯夏公

言於處其事公祇奉德意其至也取各功若罪

而甄別之矣尤是咨是度曰潞地勝可府青羊之

野可縣府與縣相維而糾以備重臣斯盜賊解其

姦而無或後虞也遂疏以請詔稱可錫府名

以潞安內附以長治縣青羊置縣曰平順兵備蒞

府若縣以按察司副使領其職是皆安之而已夫

非平盜之難而無以安之之為患潞之盜擊平之

矣而青羊阻自若也玉峽虹梯猶蠱蠱也然崑險

結則曠戾生洞穴盤則逃亡集兵撒斯玃玃斯萌

萌斯滋滋斯擾而其憂豈遂已邪於是控之以府

以厚專城之托厥秩重矣臨之以縣以廣親民之

任厥勢近矣秩重則易馭勢近則易詰而又專

業以足其衣食則人知其榮辱雖賞之使竊蔽然不從焉此則安之之本也惟良有司盡慎求之

馮琦新設汾州府記 歲乙未山西撫臣上言汾州州所從來久然於地實不便

州有兩藩即子孫以千百或乘勢盡小民持變短長州吏權輕不足示彈壓不便一其地商賈走集

民物浩穰俗用奢靡相高訟獄滋煩凡大獄經道府始決往返論報數百里疲于奔命不便二邑於

州名爲屬實有輕州吏心州亦不能自持其體撫按有所咨問皆署其考上上晉中直隸州凡四諸

錢穀法當互稽覈而叅佐瑣委不足稱任使不便三汾與永寧近當路塞石州之變岌岌震於鄰故

汾設守備有警移住永寧隸冀寧道汾州隸冀南道兩地故多盜事發相諉不便四臣竊視其山川

形勢與人物畜產各雖州其實郡也臣請遂建爲郡設附郭邑而割太原之永寧寧鄉臨平陽之靈

石沁州沁源武鄉皆隸之臣謹與督臣按臣議以爲便味死以聞制下部議戶部尚書臣俊民議

曰汾州在先朝數議改郡迄無肯任之者撫臣允真擔荷其力汾隔永寧踰黃河接延安榆林屹然

爲扞蔽于西隣臣俊民晉人任其必可行也請遂改汾州爲郡設附郭邑及割諸州邑屬之皆如撫

臣章制曰可名府曰汾州縣曰汾陽乃設官郡守及二倅理各一人縣令丞簿尉各一人乃建學

宮設博士廣諸弟子貢乃建長盈舍乃建府治自堂序及廨舍凡四百十楹改故州治爲汾陽縣治

乃擇良二千石視事與百姓更始擇良監司檢察非法董治之于是藩即約束諸王孫稟奉法諸州

邑政令皆稟于郡民有訟獄皆就其郡取衷上下相維民是以和內拱偏關外聯絡塞上稱重鎮焉

是役也後先費金八千二百有奇全取諸薪聚一錢一役勿以煩民凡八閱月而竣始終皆中丞魏

公爲政云旣告成事魏公請歸養疏三上上不許而會廷中見推擇爲廷尉爲少司疏入又不報

上若曰今天下撫臣爲國計久遠謀事見本末不以險易易慮無如魏中丞經畫塞上拊循吏民方有

緒若始之若終之事事其有成績若建茲郡也嗚呼上意深遠矣是役也始與中丞合詞以請者

制府尚書蕭公御史劉公時公黃公也咨議則布政使萬公方公叅政寧公薛公經理則叅政麻公

汾州守盧公而太原同知武君汾州同知白君通判于君推官劉君皆與有勞焉法得金書史臣琦既記其事為之詞曰惟晉之雄被山帶河厥河惟汾泝溁揚波古有名城控其上游或郡建侯建侯維藩鬱彼椒聊或饑而枵或汾之民士女如雲鞫鞫殷殷泝滋而焚烽火相望民用震驚乃飭乃兵乃治乃巖乃增其郭百雉連連中丞來宜原隰于朝易州而府于藩于臬爾謀既同荒室乃堂乃庾乃倉乃立泮宮多士思皇錯壤而理如臂與指則惟所使言察其肅如車有輻皆共一轂匪劬匪勞有此下民靡不手額在昔疆宗恣其武健今天之憲在昔獄成千里而赴其在于今昔議為郡屢議屢格豈期今日乃言庶遊再歲而遷維以歲月計千百年誰其中丞永利是營大猷是經經之營之中中丞之謀 天子之休郡山北走大河斯年惟保障哉

孔天胤撰重脩三賢閣記

郡東門外舊有三賢閣

夏段于木田子方三子者之賢余於是閣者其蓋欽古人之風而表其地之重焉者乎惜也其人與時莫之考爾然常金人魯志剛記重脩文一首則是閣之是蓋間脩之斯不廢然 正德以來推識者所閱歎 嘉靖癸未鄉耆閣南賈西姚進田仲金閣北李林慨然議欲勸之倡扣郡關白其事時郡守河澗何君于古蹟遂嘉允之而完等首金若干衆勸共出若干乃購材鳩工卜日施事一制而脩葺之未幾工用中較者久之後關中郭君鏗來守是郡亟咨衆為完厥手書三賢閣三大字榜其上則是閣之昔者後十二年丙申林之子儀賓李恕始末與夫出金人姓名垂刻于石始托野先生與余友李體元子來徵余為之曰夫余謂作是閣者知欽古人之風而重且章教焉者豈不信哉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

風葛屨彼汾皆言魏風褊陋若有傷于教槩其人
 文之未著然是褊陋者豈孔子所謂固與野者邪
 而堯舜禹之流風固存也廓而化之存乎教焉耳
 使繇是而本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則教立而風
 行風行而俗變俗變而美臻豈不彬彬然君子也
 哉周道既隱儒術日絀諸侯各以其奇豪華器用其
 臣而士亦各競以其奇豪華進當時仲尼蘊天地之
 德撰帝王之表而卒不用是雖齊魯近道之邦其
 風亦已偷甚矣况其他哉何也其教之弗彰也子
 夏體聖人粹文學而老于西河之上而于木子方
 確然守其道而與之俱其誰能知之者魏文侯乃
 能于子夏則師尊之于于木子方則長敬之三子
 者道不少屈而魏益重故文侯不過一小國之諸
 侯而其風聲采色震耀四國雄藩鉅敵日夜睥睨
 而不敢動及武侯浮中流而下西河美賞山河之
 美而吳起以德對則魏之風固已勃勃然變矣使
 文侯有齊桓晉文之才而隆子夏以管仲舅犯之
 任則忠信禮樂之化可興也惜文侯僅賢于時君
 而三子者老焉而已矣三子之後有郭有道豹炳
 于綿山王文中龍隱於汾河狄武鷹揚于宋室而

有良將之材薛文清鳳鳴於皇朝而得道學之
 旨辛彥博蠖伸於草野而有文潞之風其他若宋
 之問薛能以詩名家王嗣宗張益之甲科第一珠
 聯璧耀踵高躡芳往往而盛雖風氣之禾大開而
 人文亦已彬彬矣其教焉可誣哉夫古之人奮乎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其風莫不興起者亦以有
 蹟存焉故睹其棠之樹則思召伯矣讀峴山之碑
 則思羊祜矣今是閣也亦有其棠峴山之意哉而
 三子之教固可思也思之而有以化之則是地之
 重豈止公路之同而已耶故余以為作是閣者知
 欽古人之風而表其地之重且章教焉者信也不
 然後世雖鄉耆野子猶知懷古而脩存之可不信
 哉

胡松誤晉城圍賑記

嘉靖辛丑秋八月十有三日
 虜掩答阿不孩等率眾十數

萬寇太原太原省城宗藩三司在焉號稱重地
 虜疑其中有兵乃列營千餘薄城周以瞰城諸門
 為之晝閉是時旁近縣民男女聞虜騎至輒匿草
 莽陶穴岩洞中多被殘殺間從昏夜得脫奔城下

至數百千人號且泣聲震天云已數日不食乞內
附余時分守南門欲啓以納僉謂虜大營密邇恐
突至不及闔不可余以虜騎雖衆然吾方嬰堅城
且利器在焉使人覘虜營覺稍動卽扃門下關要
未暮且晝局亦非所以示人也卽有事吾請當之
乃令武夫數十人盛陳火器實藥其中以埃灼傳
令大開城南門別卒爲衝物色而納之如是者日
二次始城中積粟少民俗故靳施予加之被兵大
姓或懼內變則扃其門如重錮連民男婦投空寺
觀祠廟相枕籍會薄寒露風冷冷焉藁人民衣或
被虜襦至腹又枵空啼聲徹近遠諸生爲余言余
惻然如割念官使非余所得專發卽發須關白卽
關白須及信宿且雜糠粃不可食度諸餒其乃出
衙中熟粟及俸餘倡諸生家饒于資者卽諸生更
相勸誘不終日得米數十石卽城中東崇善寺爲
糜食饑者寺有大釜可炊兩石許又念人衆爭先
至焉籍且易淆亂或不給乃選諸生敏于事者如
王廷盛朝士輩數十人部分之令男女異班且別
老少分以給俄頃而辦內多少艾婦女率無衣躄
而蒙面相聚泣余爲市買粗布數十疋裂使爲裙

蔽以行仍納之尼院喚老尼來戒諭使居視禁約
男子毋輒入計口給米令自炊仍籍其鄉縣父母
或兄弟虜退檄其家來昇取又以其羸分餉司府
衛邑諸獄囚時城中軍及門夫亦多斷食色甚窘
來告余余猶未之信乃問諸士民云城少數積諸
皆日營而後火今城閉浹旬胡自給又無從乞假
若不償之內且亂余爲亟言諸大巡民齊王公官
倉又闕則請借預備倉折以給令他口抵還衆始
定見穀亦苦無多數嗟乎是時兵圍城未兩旬而
人情嗷嗷若此假而爾月或數月甚至暮歲曷支
也古謂雖有金城湯池無粟莫之能守
諒哉事既寧諸生請述厥事以告有位

洪朝選撰二美堂記

二美堂者藁城雲厓石公玉

珩復趾美爲其官今洛陽吳君兩室與其先大夫
耐菴先生並先後爲山西按察使合而名之曰二
美也先是成化丙午雲厓以監察御史擢僉事副
使按察使前後俱在山西凡十五年時東滹以冢
嗣隨侍宦邸從其父讀書已有名逮正德丙寅東
滹亦以監察御史副使正其使號於山西履雲厓

山西通志卷之三十
之職嘉靖庚子耐菴先生以監察御史歷僉事副使按察使觀察晉臬于時兩室吳君以易魁河南北之士登甲午鄉試榜第一人來省其親司正衙後有樓君省侍之暇登樓讀書手披心惟充然有得也已而去試于春官復以易冠本房二十一卷之士為編脩駱兩溪先生知君既登第去而先生由晉左右轄尹南畿巡撫保定始致其仕以歸君亦由讀中秘書職方車駕武選郎中湖相西蜀二督學歷江西叅知而以辛酉之歲來為按察使亦克履耐菴之職去嗟乎事固有偶然者耶何吳氏石氏兩家父子宦蹟履歷相類若是也今夫分天下之官為百執事官皆可為也而何期於按察使裂天下之省為十三省皆可至也而何期於山西自石氏父子為之是已奇矣而何期於吳氏然兩家父子事亦異矣今制按察使秩三品建司置僚幕與方岳並峙為二司糾察官吏辯理冤枉自黃綬以下不親察錄大辟至死徒議死獄得專達與巡按御史互糾劾權視都察院謂之內外臺山西又古冀并重地 國家既奠昇幽燕則山西為畿輔右臂地益重今吳氏石氏父子據觀察之尊臨

冀并之重相望於後先厥後東濬官至戶部尚書今兩室君已晉位右轄頽然公輔之望其爵位駸駸未艾也其盛矣哉雖然美之為義則有說矣左氏列高陽氏之美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列高辛氏之美曰忠肅共懿宜慈惠和而蔽之曰世濟其美斯濟美之義所由始也余聞雲厓東濬父子居官垂著威名剛介勁直凜然有古大臣之風而耐菴先生清約廉潔終其身如一日兄弟子姪六十餘口同居共爨斗粟尺布無所私有婚喪輒捐俸佐之既謝事家居構三友軒讀書而兩室君嶷嶷有立平居無甚異同至節所在介然不可奪為武選十年不調亦不以干權貴人居家頽垣矮屋過者陋之而君泊如也然則兩室之美其將在於是乎若夫官聯地望之相符此固美矣而非其至者也是為記

李攀龍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鴈門一兵

備計嵐兵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

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
 鴈門為鴈平崑嵐為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
 仍以偏寧為崑嵐兵備以偏老崑嵐河曲四守備
 西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
 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
 參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
 備中路參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御史楊
 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為表裏右衛
 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
 三關有輔車之義即虜一道出沒我得所以所直道
 兵馬掌距踵襲而自相為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
 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為堅瑕揣薄厚
 為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
 利也惟是席國家廣太守在太同云爾云爾則
 鴈門一道崑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
 撤閫闕不知中疆者外益固之為謀周也亡何以
 二道為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為四道復以四
 道為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
 為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參
 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門崑嵐二道相信而

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為用十羊九蕪
 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曠所司存冀南
 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勤
 一團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
 制槩也注鴈門以鴈平注崑嵐以偏寧似矣不知
 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
 偏寧一道二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
 妨簡書即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
 復游已難為卒又况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
 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
 武之介於鴈門崑嵐之間亦猶鴈門崑嵐之左右
 於寧武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或雖務有
 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徼功非其約不聲
 援為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
 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朝廷得無失罰三關猶一
 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為三以重司存養
 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
 各可以朝擲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
 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

參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爲虜必窺之道卽中路參將直之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嚙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畏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鴈門翼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爲邊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非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王基重修神農廟記

國家追崇祀典示報功也祀

戊六月 詔新天下名山大川暨群神之號辛亥命所司凡聖帝賢王春秋祭祀載於典祭以時仰惟炎帝神農氏之廟在潞常祀考諸郡志廟去城東北三十里有山曰百穀基往度之其峯巒環抱之

蘊崖壑鈴鈸之奇他山所未見絕頂之半廓以石濶俯瞰城郭世傳帝嘗百穀于茲故因以名當其勝殿宇儼赫爲佛氏居傍有廟狹隘指爲帝寢基聞而弗之遂論守者以歲久湮沒百穀致訛祀典弗脩故爾乃令撤佛氏立帝像殿堂門庶悉仍舊制顧不偉歟於戲鴻荒之世烝民未粒炎帝生其間肇耕稼之利味黍稷之分民天一開厚生永賴記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宜世享之無數也洪惟聖朝之興以禮樂圖治知神明之不可緩故祀典脩焉既脩矣而又必於其過化存神之所使人益知敦本而不誥彼徼福者無以進此 聖明立心於法制之表將潛化神功於治平也因系之以銘銘曰太極旣判清濁肇分載生庶物紛紛紘紘教養有法乃聖乃神維大庭氏紀德由燧時天之時地利之利揉斲來相草穀是類制度易簡風俗純粹上黨之東有山其崇枕彼壺關神秀所鍾巖行屋若帝此著功誰作寢室據勝奕奕百穀又訛舍帝容釋 天朝盛典式孚厥德祀神孔明用昭遺蹟後萬千年 永永無斃

山西通志 卷之三十一 四

郭道遠姜嫄廟記

絳縣尉臨汾郭道遠來謁曰縣

遼遠肇建不知金泰和中進士王藻石刻載嘗有
伐木得斷碑於土中者文字漫滅已不可考而居
民香火歲時特盛祈禱輒應歷年既久風雨凌碎
祠宇頽壞里人黃英倡為一新黦黠者鮮傾歆者
端缺裂者完改觀於疇昔矣願有文以記歲月予
曰若姜嫄后稷之德澤山川廟貌之形勝前碑載
之詳矣奚復贅辭然考諸書之說姑舉姜嫄生后
稷之異始帝嚳之妃乃絳人所祀而記之謂姜嫄
出野見巨人蹟踐之心忻忻身動如孕及期而生
棄生民詩有曰履帝武敏歆朱傳謂姜嫄出祀郊
媠見大人跡而履其拇指遂欣然如有人道之感
先儒或疑其巨蹟何也張子曰天地之始人固有
化而生者予謂上古邈邈矣且以論商之毋曰脩
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胷中而
生殷之毋曰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卵遂吞之而生
蘇氏謂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
神人之生異於常人何足怪哉大戴禮曰帝嚳四
妃元妃有卽氏曰姜嫄生后稷次曰有娥氏曰簡

狄生契又陳鋒氏曰慶都生堯四妃姬訾氏曰常
儀生摯史記亦云姜嫄帝嚳之元妃也或曰帝嚳
聖王姜嫄正妃配合人之常道詩曰厥初生民時
維姜嫄又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何故嘆其毋歟
大美其毋歟鄭氏謂當時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
乃帝嚳后世子孫之妣也若謂帝嚳之妃堯稷契
皆賢兄弟也堯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稷契必
待舜為臣而舉之又何耶然則為帝嚳之妃明矣
朱傳亦云姜嫄有卽氏女名嫄高辛氏之世妃是
也傳又曰卽卽家室朱傳謂堯以后稷有功於民
封於有卽卽其毋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
人亦世祀焉卽在京兆武功縣去絳千有餘里其
祀於此豈非因稷之功追念姜嫄氏之德久而不
忘者歟廟旁有古塚故老相傳為姜嫄墓亦無可
考歷觀后世凡配帝者莫敢不毋未聞高辛氏之
妃后稷之毋千載而下猶以姓名稱之歷代而不
更者可謂缺典且堯之二女為舜妃屈原謂娥皇
湘君女英相夫人茲碑為姜嫄聖母者尊周之心
事神之義大矣韓愈氏曰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
與孔子焉社稷勾龍棄乃配享之姜嫄為毋棄為

子安有子享天下之祀而毋為之過與况后稷公
 劉皆以農事開國文武成康積德累功貽周家八
 百年之基業皆本始於姜嫄嗚呼絳人祀之未若
 天下之通祀也茲又望於明禮者著之盛典是為
倪讓撰豫讓橋記 距趙城南幾十里水自東來橫
 行旅卽戰國義士豫讓死所也代父傾圮足經於
 是者咸病焉知縣吳橋何君友聞正統六年由進
 士出宰於斯興治起廢有為有守歲甲子秋嘗出
 按行至水涘爰仰遺烈惕然懷感乃稅駕召諭父
 老曰若知夫豫讓之所以義乎昔臣事智伯感其
 國士之遇及智伯為趙襄子所滅壤地三分家無
 噍類而讓以死報之挾匕首入其宮中塗廁以冀
 得志於襄子也至被覺獲幸得釋之又忝身變容
 吞炭變音違妻拒友心欲成其志去伏此橋下俟
 襄子出而圖之復被覺獲竟斬其空衣以屢仆屢
 起畧不少衰雖未得扼其喉堪其胃而一念之加
 於襄子者固已盡矣此其義何如也讓旣死於此
 橋其靈爽將不亦依於此橋乎今頽缺斷壞民病
 於涉無讓猶將舉焉矧有讓之烈乎昔南國愛其

棠不忍伐以召伯生憇於此故也則夫死於此者
 能不加愛而忍視其廢乎大義耿耿誠足以為委
 質事人之法吾將表其迹以風勵吾民也爾何如
 父老咸稽顙曰諾于是首捐俸貲迨與情所樂助
 計得錢若干緡乃募工甃橋以石中券水竇上隆
 旁殺廣二丈長倍之高一丈五尺為祠堂橋西以
 受其靈費不在官役罔及民踰月功以告成是年
 冬君朝會宗師謁予家屬記其事予以君斯舉得
 三善焉夫追復古蹟俾前人之遺烈以彰義之發
 也俾行旅之濟涉以便惠之及也俾齊民之趨向
 以觀仁之推也一舉而三善具焉可謂能知為政
 不有過於鄭僑也歟代之理人者非法令之所急
 皆不加之意君獨急法令所緩若此非賢而有才
 殆將有不暇也君在壬戌癸亥歲嘗脩建中鎮伏
 義媯皇三廟又嘗脩宣聖廟以暨城垣壇壝靡不
 完固其規畫率類此務民義敬鬼神君有之因并
 記之以告
 于後之人

王世貞適晉紀行

余以庚午六月起于家過大江
 北道齊魯歷汴抵衛出脩武發



寧郭驛三十里抵清化鎮山西之治器集馬渡清
 河田禾益茂嘉樹滃鬱居人引泉水為長溝以灌
 有水碾水磨之屬未飯萬善驛四傍栽白楊蕭蕭
 悲風殊益人旅愴乃知少府齋中之不易也自是
 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昇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為
 足項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愈不窮至碗子城為
 豫弁界兩山相對數十百丈巨壑陡絕無底中為
 嶺道石梁如玉雪又復數嶺回顧中原恟怛無盡
 平楚鬱鬱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俄而雨潦
 數十里中巨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
 隨至誦唐人三晉河山皆北向二儀風雨自東來
 雨驟宛然若畫為小憩民居久之以迫暝強發上
 峻坂泥滑馬足鑿落與人趾錯先後甚窘抵星軹
 驛初鼓盡矣是夕涼甚五鼓不成寐初九日黎明
 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崖表曰孔子迴車處按趙
 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遠蓋傳會語也泥
 濘益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野
 抵樵村驛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冒雨發辰
 飯高平午後飯長平驛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
 人處也問居人不能指其所第云傍村人鋤地尚

得銅鑿如綠玉按自此而北為長子以至晉陽皆
 趙地趙既築甬道秦何以得絕之趙卒四十餘人
 為二萬五千騎中斷不能併力合而為一又不能
 選五萬精卒擊秦絕甬道軍即糧垂絕當以死激
 士心決鬪猶可廢幾萬一因循至於饑相食十十
 五五不能軍而始出罷士身搏戰不亦晚乎且秦
 王尚自至河內發男子十五以上絕甬而趙王不
 能發晉陽却鞮未傳者與之角何秦之力而趙之
 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而成之者平
 原君馬服君子耳過長平為卅嶺復上下險阻可
 三十里而稍平暝復小雨抵長子縣趙襄子所不
 欲走地也即險當亦不如晉陽毋論繭絲也十一
 日五鼓發會潞安王守宮用來調少止午飯余吾
 驛復涉高嶺至數重四望皆山雲日映帶如萬玉
 雉疊嶂高低作銀海衝濤決排狀已里雲從東南
 至大雨驟降道路幾絕唳唳輕輿中下見數足蹻
 跚旁皆絕壑乃知浮滄海帆長江車太行道以危
 身借快自不芴也薄暝渡漳河宿襦亭驛十二日
 凌晨發午飯沁州又四十里小憩舖舍大雨忽復
 作轉入深谷中兩旁皆峭壁中通澗道雨益甚飛

瀑爭懸崖而下聲如轟雷又似蒼虬吐鬚鬣欲搏人車馬濺濕澗道水暴昇夫股栗計別取高嶺箭指一門十步九退時時行絕磴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壑數十百丈大約如蜀中左擔山而高下隄急不可狀壁間飛流時時絕道竭力爭而度久之抵一舖且暝矣衆前白更十五里爲西塘河驟漲不易涉也顧視舖室皆已傾無所不受雨而民居僅土穴數家不能容幸雨小霽乃決筴棄行李挾其人使佐昇束縶而前凡數渡水始抵西塘河河流碎奔騰若擊數千金鉦洶衝突目不可正視麾導騎試之馬足雖陵兢然不能踰腹因賈昇者勇亂流譙呼擁而渡相慶且脫險矣行里許復逶迤攀高嶺其峻陔視前更倍雨復奇作束縶皆臧昇夫固衆然不能以左右輔輿第號呼昇者使自力而已勉上輒前踏下輒後踏武裝粉度不可御奮而又里許道差寬而權店驛候火亦自稍稍定抵驛將二鼓矣呼酒自勞且以勞從者察其容皆右淚漬痕因自晒柰何以六尺狗一官也足夕雨不止十三日巳刻稍晴會行李亦至乃發兩岸皆高山絕雲中爲巨澗沿澗水而北泉聲益奇崩

峽東流爲瀑布爲簾爲怒虬爲渴虹者不一蓋自是山皆石骨矣第左道盡則渡而右右道盡復渡而左其險視西塘不啻類之凡數十渡氣竭興亦盡矣未至南閭驛薄暮宿來遠鎮民家二鼓始見月十四日五鼓復微雨已飯盤陀驛山自是盡見平土矣申抵徐溝縣近城十里皆行沮洳間十五日四鼓發至城門署邑者始以月食告不及救遂行道沮洳益甚從騎多委頓泥中謹呼之聲相屬久之始畢渡大抵自萬善至盤陀七百餘里無非山者其中噤爲澗澗旁稍高爲道道稍有羨地則爲市舍羨地稍寬而稍阜險則爲城邑之所不盡坡陀上下則爲田其最下所視中原不啻數百千丈矣徐溝八十里至太原太原四塞天險其南出澤州平定北出代州道皆有萬山中獨西南抵平陽山以次大關爲康莊耳太原城壯麗甚二十五驛輒輒作樓神京所不如也莽蒼有氣槩若趙襄子爾朱榮高歡李克用俱於此創霸唐神堯李莊宗劉高祖至用以基大業劉繼元最後平張孝純最後下卽周世宗宋藝祖之神武粘罕之雄強而不能遽得志者亦地利然耳然偏陘而瘠其

口無所不結穀非帝王
都會也十六口履任

阮勤鮑宣墓記

長子縣東十餘里有漢司隸校尉
鮑公宣墓公字子鄩渤海高城人

因摧辱權幸徙上黨家于長子新莽秉政風州郡
以臯法案誅豪傑及忠直不附已者公死遂葬斯
地世祖卽位褒表子孫皆通顯立祠于墓以祀之
歷漢唐宋步元滄桑變易祠盡廢而墓猶巍然我
朝列聖相承念先代忠臣祠墓累命有司封樹護守
景泰甲戌予舉進士上命纂脩山西方誌躬歷
上黨檢舊誌僅有公墓名而行實闕焉予稍加節
要而墓日榛蕪爲人樵牧舊矣弘治庚戌冬監察
御史周公琰巡行至縣閱誌屬知州馬侯墩葺治
之侯詣墓鋤其榛荆禁樵牧繚以墻垣祀公于郡
學御賢祠壬子夏御史蔣公勛繼來按治屬知縣
青城孫君壘立祠遂鳩工度材委縣丞党森董其
事構堂三間左右室及門垣加以繪飾砌以磚石
龕卓諸供器備過者興思伏謁者起敬天下後世
猶欣慕焉况公之鄉人乎哉孫君輩僉謂不可無
紀因求予言予惟孟氏稱浩然之氣子公獨完粹

故抵奸回打權倖陳時政論安危無所
歸非稟天地之正氣者然歟公事詳漢史妻恆氏
賢淑有傳子永孫昱俱官至司隸校尉一門忠孝
炳炳在秩宜乎流芳百世而遇賢觀風者屬賢守
令經營祠墓而垂昭于悠久也予素慕公之忠直
故不辭而記焉

喬宇夫子洞記

平定之西九里山勢秀拔者曰冠
山元左丞呂公思誠書院舊址在

焉士有肄業者恒傲居僧寺中太守孫君朝用在
岸時嘗讀書於此每有興復之志而未遂既謝政
歸則書院已爲汪叅政藻督州重脩矣君見嘆曰
茲山去郡學甚遠諸士子終歲弗克盡釋奠之誠
匪設聖容瞻拜朝夕罔有慢慵其何以厲學乃相
書院南有巨石高丈餘廣倍之中可劉鑿以垂永
久遂捐資命工琢爲洞肖夫子像以顏子曾子配
又疊石爲二洞以備士類息偃游藝之所繚以垣
甍欲與書院相表裏經始於嘉靖五年春二月落
成冬十一月君書來屬宇記之或有聞而疑者曰

夫子之道大如天地然會天率土皆廟祀以王之禮其尊崇者至矣今創洞以居無乃幾於藝乎余曰二氏之琳宮梵宇遍區內金碧髹聖窮極侈麗而茲以爲異耶或曰彼之術售幻以愚人與吾道殊太山丘垤皎日燭火有目者自能知之焉足以較等差哉余曰不然宣聖之道貫古今如一日雖不繫於洞之有無但學者講誦於斯食寢於斯瞻其容謁其位所以親之也親則情至而掘越對越之下始有默契恍悟於羨牆窳窳間者上而道德性命之懃亦由是以進豈直科口之資而已乎蒙之豕曰養正聖功兌之象曰朋友講習是其感發興起之妙與親炙之者奚有間耶况禮以義起因山之石以鑿洞厥功亦不費太守君取義於此可謂探本於眾人之所未知而用力於故典之所未備者有裨於後學大矣若曰徒取觀羨而已惡足以知太守之心哉疑者釋然而退因書以爲記

張四維薛文清從祀記

孔子之道根本人性麗於倫理數爲禮樂刑政民生

日用之則其詳具在六經古今天下不可一日離者故萬世之崇祀無窮然自禮垂釋奠先師之文後世協義起禮于是有配享從祀之典蓋一時及門之士無不與焉其自漢而下諸儒必其言不詭於聖經行克由于彛訓足以發明斯道扶翊人紀者爰後得俎豆其間非是族也則不在祀典爾矣蓋嘗觀廟庭兩廡所列自七十子外漢世儒者彬彬矣而宋爲盛若唐若元各一其人而已雖代異人殊要皆後先望使孔子之道歷千載而常新者人極不廢則諸儒之從祀亦無窮也國朝文清公敬軒薛先生當正統天順間講道河汾慨然自任斯文之重其學以復性爲主嘗曰六經語孟一言以蔽之曰性又曰道不明者性不明也聖賢傳授不越明此性焉爾嗚呼盡矣其踐履篤實造詣崇邃自一話一言推而至于終身人節靡不曲中矩矱晚年玩心高明超然自得今其遺書存者若讀書二錄精切簡正鑿鑿皆實際語讀之使人檢束身心躁妄于焉盡遣堅定志氣昏懦以之有立卓矣孔門性學之真傳考亭魯齋而後一人而已先生既沒學者仰之不啻太山北斗議者咸謂從祀

廟庭無忝迄今且百年前後以疏請者無慮數十
上亦可以見人心之公理矣邇者性學漸晦士失
所趨卑者溺詞章狗公利高者則假借禪幻亂性
與天道之真有識者慮焉求所以力挽頽風屏詖
黜遁使殊方異指不得為孔道病者莫先于表章
正學崇顯貞儒曉然示天下以所當趨于是言者
請以先生從祀廟庭蓋亟詔禮臣集廷臣議罔不
協者帝乃祭告先聖命司空造先生主命禮臣捧
置太學例列祀焉時隆慶辛未冬也先生蒲之河
津人張侯汝乾謂百年曠典適舉於是時也雖公
祀徧寓內乃其故里不可以無述爰問記于余碑
諸大城門左用識始事云其諸請奏章疏及禮臣
會議之詳文多不
載刻在別碑中

呂楠薛文清公祠堂記

嗟呼先生今代儒之道學
其一人乎先生之生也紫

衣兆毋齊之夢啼聲動祖義之卜五臟露如水晶
其清透骨七歲通平論孟其智鄰神方垂髫鬢參
議欲請見而不往既嬰法豸師保求識面而不得
道若可行雖卑官不屈義如難從於權勢奚顧玉

田謫戍皆元之耆儒也不敢以師自居稱聖門之
有人金陵鎮守皆時之巨鑑也不敢以勢自處雖
却扇而不怒疏講學以禦侮虜既入而遽退布恩
信以撫苗檄方馳而蠻平辯冤獲咎逆師保而不
悔懲姦伸法雖豪右之罔赦或雪夜以抄經雖獄
院而誦易志在作人一磬士之必錄法若可伸于
軍妻之必辯既受爵於公朝不知私室之謝恩欲
傳道于來學豈對科舉之旁問稱病出閣寧犯乎
吉祥慷慨就獄思比于劉球英廟易服以見若昔
汲黯之必冠石亨請勅與歸則比許衡之懸梁
見幾而行於醴酒不設之時得書而比于居洛不
答之老守車輪戶牖之志監銀塲而黜貪墨一時
軒耿諸公不足以方其清也為菽粟布帛之文錄
讀書而究性理一時劉李諸公不足以並其文也
故蹇夏三楊勳矣人或議其節張許劉周節矣人
或議其幾吳陳羅胡有極高明之學道中庸恐未
同黃李王于有以身殉國之勇盡精微恐不逮若
乃先生以力行為讀書以明道為脩辭清而不詭
異而且同潛學孔顏抗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
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其能比者也故當其存時

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
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窮之患故六經
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
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
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其六經之
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藝之
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
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忘散失至為窶
人巧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
之積也何以異于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
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
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
是謂侮經侈淫辭詭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
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弁其所謂
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
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

李維禎關壯繆侯祠記

關侯祠遍天下晉其產也
牖繩樞之子無不肖像以事尊敬過於祖禰窮星
委巷二家之市率有叢祀賽具其在藩司者列堂

下左房西面與椽曹比屋余出入輿過之僕身屏
氣承乏攝司篆相堂左潰垣外斬艾蓬蒿度九尺
之筵南北十筵而羸東西六筵不虞無地矣已相
發署在石甌離之屬十五可用不虞無材矣徒而
為祠二槐合抱當地中央倚槐北為祠門門崇一
維廣容小扁三箇槐列門左右遠條及祠祠室四
楹廣容乘車五箇脩容大扁六箇前有軒旁有廡
中有堂自門及祠脩四筵祠三向用垣垣有各前
左右三尺有奇倍之門以內闕伽如也門以外地
廣論視其內殺三之一東西倍四之一東為廬處
典守者屏蔽之西故有門東鄉通行者仍之使禮
曹管鑰以時啓閉籍其鍾鼓爵鼎之數歲時朔望
謁款之儀定為秩祀余竊聞之禮經緯萬端方皇
周浹不遺微小目巧之室則有奧昨席則有上下
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安往而不用禮
者史侯與昭烈布衣交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
立終日其秉禮如此當漢之李天下稱萬人敵即
以馬孟起黃漢升陵嘑宿將侯且耻為之下跳盪
無前迄平於茲猶有生氣寧當坐吾輩旁舍而况
廁之刀筆吏次乎其不可一矣土神微者也南面

血食侯不加崇處非其所秋隘置塵其不可二矣
 鄉飲酒禮賓必南鄉藩臬體詎不尊有如鄉大夫
 貴而賢者入見必攝衣冠出迎延之上坐侯於鄉
 為先正於今為明神會賓客之不如其不可三矣
 夫禮君子之壇宇宮庭也斯須不可去五禮莫重
 於祭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祭神之
 壇宇宮庭可苟而已安用禮為何以蒞官行法教
 訓正俗而責小人之不隆禮由禮乎安用君子為
 侯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余為此舉豈敢私徼福不
 欲以非禮事神耳又按蜀志群下尊先主為漢中
 王表於漢帝稱淵寇將軍漢壽亭侯關某漢壽地
 也亭侯爵也後人誤以漢為代以壽亭為封然所
 繇封亭侯用斬顏良解白馬圍曹操表請故漢獻
 為操劫遷禮樂征伐悉出矯制非真帝意也惟先
 主拜侯前將軍假節鉞事其在曹劉後歿而追諡
 曰壯謬與穆通俗諱謬為略而不稱余謂拜與諡
 出自先主侯忠於主其必靈承無疑至宋封崇寧
 貞君元封義勇武安王等威較昔雖峻要以侯牛
 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昭昭若三辰麗天詎假二
 號為重視祝史正辟恩悉裁之而直榜其門曰漢前

將軍關壯謬侯祠顏其楣曰絕倫逸群諸葛忠武
 與侯北肩事主鞠躬盡瘁侯嚴重之采其書嘉獎
 侯語知所歆也冠服或同王者亦按晉即所藏舊
 圖改定庶不踰禮以妥忠魂神其吐之乎夫近世
 之事語尚在長老之耳將以余弟詭非經
 也為具述本末就稽古尚友之士而正焉

李維楨周公祠記

孔子曰父之親子也親子也親賢而下
 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

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使民有父之
 尊有母之親惟凱弟君子乎凱以強教之弟以悅
 安之故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
 後民知敬學他日日子產惠人是眾人之母也食
 之不能教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而况于師師
 不嚴道不尊易子而教何為者以子產之赭衣冠
 五田疇非常之原輿人誦焉然且母而不父而未
 世為人師者垂事養譽法禁節奏芒軻慢楛一是
 縛誦其體裁呢嘔其聲氣以徇之抑或粗厲猛起
 奮末而不假道人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哉吳
 周公始督學楚既督學晉恭敬以蒞之忠信以孚
 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士為一變矣士有墨

山西通志 卷之二十八
尿眠姪商宇嵬瑄之行瞞瞞然瞋瞋然於酒食聲
色舞知猜禍豪植而大強者投籍之斥逐之士又
爲一變矣當臨校時數千百人分割而等異之片
言隻字靡不雌黃如離婁之察秋毫易牙之別淄
渾士又爲一變矣請謁不行強禦不避其文不詭
于正雖寒峻必收其有束脩至行亟收之其文諄
謬雖貴介必黜其有穢德亟黜之竿牘之問算器
之食終歲無敢造門不探籌而公不敦槩而曠不
衡石而平士又爲一變矣教不能不措舉統類而
應之無所擬恁如叩洪鍾夫叩大鳴小叩小鳴麗
鼠果然之食飲各滿其腹爽然快心士又爲一變
矣月奉幾何捐而頒之母子相權士親老無所養
貧不婚葬者於是焉資卽一凡一席之費不煩里
旅且爲區處藩王威命靈寵操一諸生如發蒙振
落耳力持之以免郡邑長吏能教養士者甄異之
名宦鄉賢久而湮沒其後人陵遲不能紹明者表
章之士又爲一變矣故士三年一試公五年而三
試無從事獨賢之憾進退因其所習軒輊惟其所
當昔或拔之今或抑之昔或疵之今或褒之無逆
距無固留士又爲一變矣士不易窺公嘖笑之色

而莫測公陰陽之用尊嚴而強教當今之世未有
出公右者也然而士隱然若渠堰櫟括之在于已
也豪傑化之衆人愧之邪說畏之奇袤迹之禮然
而然師云而云習俗移志安分移質吟口名其聲
習月挹其芬如椒蘭奉其言如圭璧尊尊親親道
蓋備焉不以比周來也不以夸誕有也不以勢重
脅也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非所謂凱弟之化
而師嚴道尊民知敬學之驗歟公考最久數有殊
尤之擢士度不能留公相與貌公之像而祠之而
謁不佞記其所繇夫生祠非古禮也而禮有可義
起者記曰天子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
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夫以天子之尊而臣爲
尸者其人卽子弟行而儼然以祖父事之形色七
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而以神嚮之視生祠何殊
然則師雖生祠可矣庚桑楚之居畏壘日記不足
月記有餘人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於賢人
之間公爲晉師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日異而月不
同功十百畏壘水深則洞樹落糞本崇德報功匪
今斯今振古如茲公亦聽之矣且祠非虛設也公
卽去晉士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出入以度外內知

懼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君子以教思無窮
皆是道也奚不可之有彼務悅安而畧強教者不
講于師嚴道尊之禮凱弟君子之詩胡不取公今
日之事觀之也不佞是以記而誌之公豈其杓之
人耶公名繼昌字文伯無錫
人以鄉試弟一登己丑進士

王三才創建儒學常平倉紀事

夫造士必先禮義而禮義生於富足

富歲多賴凶歲多暴自古記之故成周司徒之職
合養於教其思艱圖易者乃其敷典和則者也為
士而寡廉鮮耻匍匐公庭搖尾乞憐以冀升斗則
禮義之謂何碩饑寒切身稱貸無路方糶糶莫必
其命而欲繩以禮義勢必不格則司教者亦與有
責焉庚戌晉大祲予董校役諸士子捋腹狂奔接
踵請乞學租有限而待濟無窮始而貧者至繼而
富者亦至矣詳詢之故蓋晉土高亢水澤不通一
遇旱災焦土千里且山麓嶮巖勢難轉輸即有產
之家束手莫措貧富俱困勢所必然予惻然痾瘵
與府縣商之置田收租遇歲歉而不免賠糧養廉
出息多拖欠而甚至喪本計莫若常平積穀便而

苦無其貲查得空月廩糧一項原議作書院供億
支銷向屬本道循環並無別項支用近來書院雖
存而會課又廢本道不動分毫而該州縣視為長
物那移借用指射相蒙大率歲月轉長更屬烏有
矣以學廩之美餘廣學校之儲峙於理甚便孰與
積於無用而耗於妄費也因請於撫院魏公按院
劉公兩公皆報可遂遵行通省諸郡縣之良相與
從史贊決議遂定據太原府開報自萬曆三十三年
年起至三十七年止計見在各州縣銀一千七百
六十四兩有奇行縣酌議照數多寡不等仍留該
府州縣作儒學常平倉本稍哀其最多者以益其
最寡者其法於每歲秋成之後穀價三四錢內外
即行收糶豐時設法隨價倒換如遇荒歉年分穀
價六七錢內外即行發糶比時價每石量減
一二錢止許生員平糶人不得過三石則上無賑
濟之名而下得賤值之利貧富均沾可絕此有彼
無之爭而操縱在我亦無賠糧拖欠之苦且賤糶
貴糶稍有微息日積月累漸以充盈或好義者因
而增益推廣不出十數年之外可使諸生人食賤
穀歲不知荒夫人亦各有心宵寧復利升斗而棄

禮義乎或於風教未必無小補云雖然立法易用法難儻收支非其人轉換不以時則勞擾侵漁虛冒泥損之弊種種百出不咎用之不善而反議法之無良則不又旋廢總之歸于烏有而已故先為之約示大槩一不許差遣大戶以致賠累一不許生員包攬以致乾沒一不許借債升合以致拖欠一不許累積多年以致朽蠹一不許收支失時以致久候若其隨便區處調劑聽之賢有司而每歲清查振刷尤在上人加之意焉庶人沾實惠而法可久行耳恐吏胥多玩歲久漸湮謹勒石登記發過數目以便稽考後有增益不妨續註

王三才重修三立祠增建考殿記

嘗聞世將治大

而正議行世將亂微言激發於鄉塾而清議起正議相宣顯洩於文章其弊也為拘為窮尚範圍於道中清議相高隱託於性命其弊也為詭為橫而跳越於道外二者同途異致皆積漸使然非天之所造寔人之所設也太原之有書院舊矣初名晉陽書院尋以改卜撫治廢繼復河汾書院又以權

相禁華廢至見泉魏公撫晉大拓其址而增益其館舍祀晉古聖哲於前途名三立祠云夫歲時不同興廢互異廢者何禁清議也興者何崇正議也人各有口誰能防川正議既明清議自息何興廢之遞仍為哉予不敏承乏晉土董茲校役歲舉試事慮以建廠煩民力蘆葦洩漏諸生亦困於風雨節檄平陽諸郡創構幾徧而獨缺於省會未有定畫爰請於大中丞魏公公曰書院固多隙地就其傍可容數百席舍則增之便三立祠障其前迂迴以徑通非所以履中正而尊瞻視則更之便號房介在兩隅戶牖隔絕與試事不相妨則因之便予唯唯奉命遂集郡邑諸大夫議之經理因革悉稟大中丞指授移三立祠於深處洞開重門東西建席舍五十楹門皂房各三楹而廳樓號房悉如舊計費幾四千金取之歲考長物不煩民間半菽役既成遂然祠宇豁然衢路巍巍乎大觀矣遂進諸生而諭之曰此書院也而知所以建考殿意乎夫道者域也望域而赴至域而止賢知者不得越於域愚不肖者不得損於域總之軌於道而範於正是之謂大同

術翼以傳註取以科目由此為正途不由此為異術夫豈不知古今有未發之秘豪杰多不竟之旨而徒拘拘者為此以正域也有能由吾道者玩索其中終身不能盡即不能者習焉安焉亦不失為中流已耳爾諸士講習於斯校藝於斯明旨具在督學使者奉持惟謹叛離者黜惟誕者黜蕩踰者黜意所有欲驚而若束之才有所欲騁而若斂之何至有為詭為衡以干文網者學校統持其衡而士習一稟於正端有望矣或曰信如所言毋乃墮詞章而忘性命乎予曰不然夫子言文章罕言性命非性命不可言言文章而性命無待言也知者見之謂不可聞不知者見之為不可聞夫子何心焉聖之作賢之迹君子之庸德庸言何莫非文章何莫非性命也爾諸生執經而窮理吐詞以抒心遵倫理而悟本原放之四海而心心可通率之日用而事事有據如日中天如川流地上下昭察躍然心目闡此以立言履此以立德擴此以立功即古先哲所稱不朽何以加焉有如群居方聚眾喙爭鳴厭薄尋常闢奇索隱矯枉者過正而矯復生矯逐幻者失貞而幻更尋幻舉一切貞寔境界

而悉付之溟涬之鄉乃號於人曰此性也命也嗟差既無文章性命安附色蘊俱空閃倏無主可與立之謂何始於清議而卒於橫議究且心喪道而道復喪世則書院若為之崇焉反使議廢者得以藉口矣故昔之改為三立祠也示以正模也今之增為考厥也董以正法也模以治之法以齊之總之域於正而止中丞兩魏公意相成而前後若相待也然則是舉也豈徒為士民深慮不憚以一勞貽永逸且以正人心而端世教進於治矣謹叙其始末以記郡太守門君諱廷訪縣令尹梁君諱之垣經始其事而董役者縣主簿劉嘉賓亦與有勞並得書

王道行三立祠記

山西河汾書院舊有三賢祠祀文中子司馬溫公薛文清公學

使者擇秀才高等者百數十人講讀其中萬曆間江陵柄國忌人議己以為多白鹿洞學徒奏毀在所書院于是三賢祠遂廢神人失序禮義以愆典學之官往往不得其職河朔魏公秉中丞節至晉陽慨然以興學右文為己任與先後巡察祀縣徐公邵陽劉公竝稱名德有合志焉會諸生請復祠

移學使者永春李公冠縣杜公勘詳皆以為復之便公重用民力咨于省使無錫萬公郡伯膚施趙公計版築書土庸圖規制程期日度可四伯緩而集萬公括堪動帑銀并巳所節縮奇羨二伯緩考試支剩銀二伯九十緩不足魏公推幕府市租五十緩劉公御史臺贖金十六緩憲伯廣濟劉公叅知新去賓公膚施白公東萊宿公憲使肅寧易公岐周楊公贖金總三十緩郡伯十四緩凡六伯緩而羸晉王以五十金犒工鳩僦考成不愆于期以儲典籍利器用豐餼廩居三之一焉別駕滇南王君寔專工事為堂五楹后為書院別有記作于某起棹楔望之歸如也祠後為書院別有記作于某年月日迄于某年月日凡幾閱月而成遂密軒敞神人不相淆君子以為禮于是右省齊河房公濟陽高公學使者黃梅汧公憲使安陽劉公相代至適觀厥成嘉與學士大夫更始請卜日安王魏公曰政必正名禮先辦分考晉乘唐虞諸臣列名宦鄉賢祠中如稷契殷周始祖先師其子孫臣庶也可儼然據其上乎三晉名賢載在往牒何止三君子宜更議于是汪公考古徵書采風論德與諸公

雜議得風后以下至伯夷叔齊十有七人位南向名宦自叔向以下至我朝文簡公十有八人西向鄉賢自董狐以下至薛文清公十有六人東向寓賢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別為位居鄉賢上魏公以為允題曰三立祠語不朽也每歲丁祭籩豆牢醴之數視啓聖祠學使者主之是役也為大事不計小費萬公枚厥功秩祀辨賢以為世法汪公有焉兩省前後諸公同德一心翼宣文教盛矣至于率伴興事則趙公衡于上綱舉而目張前令歷城陶君今令洛陽徐君贊于下費省而功勤民不與知焉愷弟君子神所勞矣其諸君子之謂乎竣事而巡察海陵袁公至廣厲文學如魏公士益顯顯嚮風矣萬公偕諸公詣王子命曰書院羅材聚前教之一道術也先民是程生于斯宦于斯者祠若干人不可以無述夫書院袁公記之矣祠則吾子道尊者言信身習者事徵宜無辭焉道行謝不敏嘗讀春秋傳穆叔對范宣子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謂三不朽魏公有取焉故為是祠而逆祀以從墜文克舉誠希濶之遇哉昔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今乃上溯羲軒下逮近世何也取諸

晉乘吾鄉之首善先猷也如風后治民倉頡制字
龍交讓精一執中之學見而知之肇開道統祖述
于仲尼集大成則聖具一體則賢或股肱王室如
巫咸傳說狄仁傑韓琦諸人或經營四方如羊舌
肸包拯若我朝之劉大夏于謙其人或伏節死義
如關龍逢張巡其人或脩身講學如卜子夏程伯
淳若我朝之薛德溫其人褒貶論述如晉之董狐
漢之司馬遷其人是雖德有偏全功有大小言有
醇疵就其所至皆可謂能立事見本傳文不具列
祭法曰法施于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惟其所遇
可無媿焉今之人猶古之人也莫不好德莫不喜
功莫不務脩詞而能立者鮮則志不篤也學不純
也氣不充也義不精也斯不可與立已故居常自
許皆知慕仁義賤俗鄙堯行舜趨自謂近之一涉
紛華易至流逸而失其故吾此可以責志希蹤古
人奮然邁往一念少怠盡隳前功此可以知學抱
魯史之行履桀跖之庭能不懾不變可以占氣傳
經義綜群言辨士縱橫固如轉轂在列要渺茫無
涯涘皆能發其藪而折其角可謂精義故曰考諸

先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非立德立
功立言之準乎國家又安二百年釁孽浸廣士習
皆窳學術多岐今日之所養即他日之所用可不
慎乎明道先生紹不傳之緒文公繼之至我朝文
清公又繼之宛然孔子家法頃歲誦習龐雜市間
帖括殆同語恠後生方沉洄濡首以取世資本之
則無又焉能立吾不意堯舜以來之道脉汨亂如
此求為賢相為名臣為大儒如祔位諸君子其可
德乎又如一旦有緩急如關龍逢張巡以身殉國
將誰能乎諸文學生于斯聚于斯能自得師為則
不遠其慎所立矣記成繫以樂歌俾祀日妥神
遡治古今先民遺芳馨兮吾人盍升遐兮云遠神陟
降兮橫汾睠舊邦兮及顧駕龍車兮麟麟奠椒漿
兮蘭餌望來御兮天門沛連蜷兮蔽日紛總總兮
如雲 右迎神 神之來兮何所顧德馨兮格女
妥皇尸兮飲 食絲升陳兮萬舞尚旨予兮實佑荃
何為愁苦甘曖曖兮將昏雲漫漫兮彌宇如有聞
兮太息思不見兮堯禹 右降神 倏而來兮忽
而旋公尸謨兮終無言鞭白日兮已晚乘飄風兮
不反美人去兮安歸悵獨處兮愁予愁予兮傷歲

暮心不同兮又誰訴採三秀兮山中遺靈保兮
壽宮胡委余兮以玦攬珮帶兮忡忡 右送神

王三才平陽府衡文院記

嘗聞之利不百不議興
害不百不議廢誠慎之

也至於利害較然判若蒼素而數百年來仍為缺
典此非智不格力不瞻也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苟
可以為而止存一苟安之心則玩愒支吾計日釋
負徐聽其舉於後人而後者又然日復一日誰能
為國家計久遠者則利安得盡興而詎能勝其害
乎以小喻大槩可想見矣 明興廣勵學官試事
歲舉歲少蓋厥蕭然煩費予初入晉計為經始而
時以大比刻期未遑也越歲再校平陽具問厥費
太守進日厥役歲與每費民間幾三百金借用物
料不與焉久亦屬烏有不若創建之便余曰洵哉
每歲費三百金則三歲幾千金矣諸物稱是費且
不貲則困在民且蘆葦覆葺不蔽風雨往往在執
蓋而右操觚甚至不終局而改期者有之則困在
士國家誠重賓興何靳此銖兩而重困士民為亟
議經理之而惴惴焉猶以煩費是懼數日太守以
議報因倉地之曠以為基 移廢院之材以助植動

歲考之餘銀以充工料蓋不煩改闢徵發而事在
指掌間矣遂請于 大中丞魏公直指使劉公二
公可其請遂屬其役于縣選擇董理聚材鳩工以
吉期告祭余復諗之曰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厚
集者不永賴寧堅毋瑕寧費毋簡務鞏固而毋事
目前不然昔虞建而後復虞比昔以無敝病民而
後復以厥累民利與害等耳爰是董飭加基砌築
綦堅不踰三月而役告成凡為正堂五間前有軒
旁為席舍東西各十一間門皂房各三間又前為
儀門內有坊又前為大門外有坊後川堂五間上
房七間東側廚房五間西側書房五間後旁書房
三間約費金錢若干規模闊大而基孔固蓋屹然
不朽之業焉嗟嗟是役也不費正供不勞民力裒
餘以舉缺因廢以為興而大役落成鴻休永藉居
民無騷動之苦而諸生免風雨之虞去百害而就
百利彰較明著夫以數百年之精神三十六屬之
物力豈不能辦此而何因循歲月迄今始定也一
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非不能也 不為也 不為則
折枝同於超海力為則一簣可成丘山憂國奉公
之心移於避嫌果敢奮發之氣耗于推托臨渴而

思鑿井渴已而忘之賢者不免諸務類然何獨一
厥哉然則是舉也通于治矣故特記其事而附存
其說太守黃君諱道亨關中人臨汾縣尹盧君諱
養浩薊北人而董其役者經歷王子大主簿沈天
衢皆與有
勞并得書

魏允直原學示書院諸生記

具愚不知學蓋嘗聞

曰學而時習之第未顯說所謂學且習者安在遂
生後儒妄議然繼之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
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學
不可知耶卽倫理而未嘗廢乎詩書六藝也弟子
猶其小者也其論君子曰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又曰主忠信君子之學不可知耶卽忠信而未嘗
廢乎威重也君子猶其泛然者也季路非聖門高
第曾子所畏乎其問成人則曰見利思義見危授
命又要不忘平生之言成人之學不可知耶卽節
義而未嘗廢乎然諾也季路猶其弟子也子淵非
論語十哲首夫子所願爲宰乎其問仁則曰克己
復禮而畢其目于非禮勿視聽言動至于子淵自叙

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大賢之學不可知耶卽
約而未嘗廢乎博也子淵猶其門弟子也夫子自
言亦曰我非生知好古敏求又曰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大聖人之學不可知耶卽神
聖而未嘗廢乎聞見也弟子小學事君子成人大
賢大聖大學事而其實不過如此可見學之道惟
有知行兩端人之爲學惟有求知求行兩事孝弟
謹信行也學文知也義與授命行也見利見危知
也博文所以求知也約禮所以求行也多聞見未
嘗不博知擇識未嘗不約學盡是矣果有難知難
行者否後世儒者乃姑舍是以孝弟爲常行以言
動爲粗迹以義利爲末節以聞見爲玩物而顯意
于精神命脉之務若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
致良知其爲之徒者轉相衍意以心苟無媿百行
可略一念而悟六經可廢不知隳百行無媿何在
廢六經妙悟何由顯內而遺外語知而遺行外下
學而求上達審如是是夫子刪述爲多事而象山
陽明爲加聖人一等蓋自謂知學而實非學矣何
也聖賢所論之學明且近夫人可能後儒所論之
學晦且遠非其徒不能知也自有學以來果欲人

知且能乎抑欲人不知不能乎愚故因書院之建而為原學以示諸生世之為儒學者其勿以愚為罪愚蓋信夫子而思與諸生從事者也信夫子而不敢復信其自異于夫子者也諸生其信愚言不

王家屏總督宣大題名記

周制九伐之灋掌于司馬四封之守領在諸侯

不以將名也有事天子授鉞上公俾發諸侯人僭境上不責以戰也自秦上首功將始重漢勤遠畧大將軍驃騎將軍之屬分道四出將始多然莫能相攝也唐置節帥假以旌纛威重無與比而建本弱矣宋懲唐弊稍裁損方鎮收其權乃推擇非人徒署虛銜遙領委任又頗踈焉國家奠鼎燕京北控大漠金邊要害置重鎮九而以三督府統之在宣大三鎮者直單干大庭視他鎮倍重府初建朔州以嘉靖甲辰移陽和其置帥自太保石公而下間有以規邊督饗至者而督戎寔其專任往少傳鄭公帥鎮謀礮石題名節堂屬某為記未就既解官山居太保蕭公以書見趣某曰此夙諾也曷敢辭某嘗讀易至師而得聖人謀帥之指云其繇曰師貞丈人吉丈人者勲德猷望眾所推尊信服者

也乘剛統眾是為二之師中獲上處權是為五之長子以之帥師險而順律而臧用能懷萬邦承天寵故吉也參以弟子則輿尸凶矣弟子用眾蒞事可以為眾卒將不可以為眾將將眾將之將合群策群力以成臂指之勢視不下裘帶而慮周萬全令不煩鼓鉦而精神渙號于千里其莢事不使眾知則不明使眾知之則不密曲徇于眾則無斷不協于眾則不孚故將莫難于御眾而尤莫難于御眾將眾將之將誠非丈人不能任矣鎮自有督帥以來任不任非某所敢知據所覩聞能綱紀將吏以扞蔽吾疆圍保聚吾生靈者其名與其勲德俱存殆不啻家尸而戶視之矣乃威愛失衷張弛虧度者民亦無得而稱焉大抵民所歌舞必師之丈人也所不譽必師之弟子也則亦不待鐫名于石近而察諸行間權上之口法戒炯然備矣今上垂神泰寧祇率先皇帝遺烈天覆匈奴羈縻靡弗絕帥臣用邊勞又次任習戎索亦式克興造緒業奉宣天子之恩威以是匈奴畏懷服銜檠彌謹邊氓得離鋒刃之慘衽席於儲胥而歲所省度支金錢且復數萬計國與民蓋兩受其利焉而議者猶

不能無慮率右戰左欵欵固不可恃也戰獨可恃乎夫戰欵兩者馭慮之機宜非自治之本務也誠使封疆諸將吏守土者繕鄣塞理賦者實倉庾親民者拊馮殘訓士者厲精銳虜即世世保塞不廢欵安也一有未飭朝罷欵而夕戰勝危也安危之機惟丈人能晰之得一丈人于師中諸將宜踴躍受署慮無不効力于封疆者而本務舉矣由是戰可也欵可也權虜情淑逆而遊環于兩者之間可以坐而制擅裘之命收勝于不窮即更千數百年無能易斯術也圖師真之吉者尚慎旃哉是為記

王家屏三關脩守記

三關故代句注林胡樓煩地全晉之門戶也自趙築塞以

限匈奴秦漢遂因其阻列屯而為之備迄今稱要害焉國初乘二祖捷伐之威虜氣積懾遠幕而不敢近塞者數十年即時小軼恃東勝雲中為蔽關以內得用少紆迨東勝既撤雲中卒再譁繇是外逼內攜而三關棘矣嘉靖間虜數闖入肅皇帝以為憂用言者起平刑盡偏保築鄣八百餘里歲發內郡丁男踐更以萬數然喉望稍懈胡已復入闖忻代驚澤潞魏河東慮二歲不釋騷至隆慶

丁卯陷石州而荼毒愈甚蓋設防之難如此天子即位用威德懷百蠻會虜酋方解辦奉盟保塞比屬國乃深惟苞桑之計圖所以永持至寧則勅疆吏亟因時而脩備焉維是三關之役自少保蒲坂王公條上方畧而督府方公吳公鄭公相繼經始有端矣踰四年而中丞高公寔受事至則按三路鄣塞城堡以次當繕治者分授諸大夫畫鴈平起火燒梁迄王野梁塞三十二里人言其土跡惡難築築之若搏沙累碁不盈一時而敗公患之初試垣其一方不利乃掘旁近山麓求石得石如砥者以谷量已求土得赤植如膏者以澤量則大喜曰事濟矣于是并前所築而盡以石垣巖巖如也白草溝正峪北直朔焉公計虜所嚮非厚其防不可即陘中繚重墉束其阨而外增甃其子垣二十三丈有奇用遮虜使不得馳而南甃二城北樓廣武增築土堡六古計砂澗福連房大營屯黑圪塔中庄寧武起陽方口西迄小紅溝塞八里又西築八利竟之尖山梁塞十里既成而公視其東隅不稱復增築馮家梁塞二十里屬之王野梁以縮寧鴈之界面陽方左右顧兩臂若畫一矣甃三城

陽方神池利民增築上堡一八角偏閃起蔽萊茆
 迄丫角山築壞垣八里西至老牛灣增築塞七十
 二里又西因河為垣起黑土墩迄唐家堡十六里
 隄八城老營偏關木泉馬站樓子灰溝五寨嵐縣
 而滑石澗堡與虜間一垣而居從壁上規虜可數
 也公計土垣赤立非便并隄之與列城等以護烽
 堠之直河西者總計垣三路塞百六十里有奇率
 高二丈以上廣稱之傳垣而為臺三百六十有奇
 樓櫓三百有奇廬舍二百五十有奇道橋水口一
 百三十有奇它若屬鎧甲厲戈矛斥屯因峙芻糶
 凡為久遠計甚周而所請度支金裁十一萬有奇
 工增於初議而費則大省焉役始萬曆戊寅四月
 訖庚辰九月先後部署其役者鴈平則副使胡來
 貢僉事李選齡參將時爾直寧武則行太僕卿李
 采菲參將陳天福岢嵐則參政蕭大亨王璇副總
 兵趙崇壁參將并志莘李東賜遊擊王弼鄆尚金
 守備陳霞而下克威厥勞云余惟天下之事當其
 未然常怙而云備已然而備之常苦弗給此古卒
 之通患也三關巖險聞天下勢固足以自完制置
 塞以來代增其築雖隆之天何難哉乃異時席

家廣大取具局鑄而已未嘗傳九泥封焉虜狡焉
 啓疆繇役始稍稍作然所備猶徧保一隅耳已更
 置鴈平再置寧武所備彌廣而力彌分于是悉全
 晉之賦竭廢不能支矣辛丑之役靡大司農錢鉅
 億萬更五中丞經畧之歷乃克完未幾復傾圯如
 故此豈獨土物弗良哉內困詘而外迫胡患倉皇
 補苴一切以幸苟完時亦不遑給耳賴天之靈皇
 靈昭而邊陲寢公得與諸大夫雍容疆場間揣堅
 瑕度䟽密揮塵而畫封守之畧比計定而舉日月
 屢省躬課工而趣之周爰綢繆不令以絲髮之卻
 詒後人一何其整暇也卒不踰三載登登馮馮連
 八百里以為固險若天設壯侔神造自有城郭溝
 池功未有及茲者焉非夫忠結主知功與時會惡
 能畢其猷慮而措置若此乎昔漢竟寧間呼韓入
 朝有司請罷塞候應策以為不可班固氏稱其有
 遠見識微之明夫應為乘塞計獨欲勿罷而已公
 乃今藉休士之便益脩其備設險於此而折衝於
 彼是邊隙不復萌而繇役豫息也第如應言十年
 之外百歲之內猝有它變已非所虞豈憂更事哉
 獨虞後之人蒙安襲便弛封植而忘成勞若作室

山西通志 卷之二十八
家既勤垣墉乃罔塗墍茨將俾吾晉人不苦繇而苦虜庸知虜患未戢而苦繇終無以時也詩曰凡百君子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可已也是用紀公之伐以垂來裔傳世保障之烈焉

李騰鵬連御史死節記

雲霧昏殞必有疾風迅雷以解散之而後天宇晴霽

天造草昧必有剪除誅戮以廓清之而後世道寧一語曰君行義臣行志各求其是而已襄垣為古趙襄子屬豫讓報知伯氏地也載在史牒此固有耳目者所共知孰意千載而下繼美紹芳者尚有其人哉嗚呼當我 文皇靖難之際一時抗節之臣雖忤 文皇之意實契 高帝之心最皎者若方周黃練其餘抱赤衷蹈白刃者尚多也今于襄垣得一人焉其監察御史連公平公名楹字子聰別號棟宇古籍襄垣世居縣之陽澤村祖肇以麟經舉至元進士歷潞城汾州教官轉阿都大尉府參軍考試山東後贈集賢院學士其文章行業在縣志可考父基業公早逝毋李氏教之學公即敏于學日誦千言不輟凡所撰述揮毫立就性沉靜築屋于後河楊桃之谷讀書其中日炊米一杓為

常無間寒暑其刻厲每如此一日歸省其毋毋憫

其苦殺鷄食之公問其故曰吾願兒之勉旃也公

曰門祚哀薄兒恨不能奮翼雲霄以承先人之志

慰毋氏之懷敢不勉旃從此益奮勵舉洪武壬子

科鄉薦由國學生授承務郎遷翰林院左春坊

太子贊讀啓沃良多 高皇帝以公性剛方堪彈劾

之職特轉福建道監察御史巡城巡倉操工歷俸

十有餘年每考績奏最 上欲重用之固久其任

迨 文皇靖難兵起公與御史姚鑄相誓以死報

國察群臣有携二者輒露章彈奏之群臣肅然會

金川門不守公在 文皇前抗詞諫曰以臣纂君

可謂忠乎以叔殺姪可謂仁乎昔 先帝分封之

制可謂孝乎名分紀法蕩然懇不可以訓天下後

世指天示日詞色不少屈 文皇怒命左右收之

公從容引頸受刃有白氣冲于天尸僵立不僕色

如平生焉當時 文皇于抗節諸臣多赤其族公

血屬連鉅等懇誅各亡失後禁弛稍稍復業欽衣

冠而葬封而樹之矣嗚呼當時死事者忠于建文

即忠于 高皇帝也于 文皇之靖難盖並行不

悖觀其語臣曰使練子寧若在吾當用之則 文

皇之心可知矣後 皇恩浩蕩屢用言官言以嘉
褒崇足以紹天理民彝之不容泯公自是得從祀
鄉賢焉余領郡符司理上黨行部至襄垣邑人姚
大叅九功於余言及此事余未嘗不撫節嘆也公
之裔孫連大綱連教持公之行狀謁余於公署謂
公之行實已編入實錄公之墓不可不表章之以
慰忠魂十地下昭爾鑑于將來願乞一言以垂諸
箴銘余遂為之記其歷履如此復曰正大之氣流
行于天地間不擇地而生端人正士獨山右風氣
剛勁所鍾毓獨多即襄垣一小邑前有豫讓今復
有公何前後照耀如是也豫讓嘗曰將以媿人臣
之懷二心者今觀公之始末視豫讓真不愧哉不
愧哉

白雲深萬公德政碑記 大儒孟軻氏稱曰古之人

非伊尹傳說之流不足以當之夫後世之士學不
本於王道志不在於生民一旦獲居夫上位立平
人之杰朝其心素餐溫飽是圖而斯民遂為之失
望求其能興道致治如古之人者儉威鳳祥麟神

芝醴泉數百年乃不一見往予冀方荒瘠連歲加
以邊塞風塵 世宗皇帝憫三元塗炭命兵部侍郎
即兼御史中丞南昌萬公巡撫其地以奠安之維
公負命世之才抱經綸之具承流宣化坐鎮一方
為濟世之舟航為澤物之霖雨憂國如家忘身奉
上凡有所廢置必先視俗之利弊民之好惡然後
行焉當是時舉山西之所疾苦者惟在驛遞蓋百
年之頽敝至是極矣其所由來在政令之法不齊
賦役之調不均產破於誅求財竭於供餽民交轉
徒無告公廉得其狀不忍其人憔悴汲汲遑遑思
以其道濟之迺訪於在野詢於有位采得其言示
民以約法刻偽除苛撥亂反正建調停之術損抑
變之例高下中度弛張合宜為條目者數十語在
驛傳事宜疏奏於上而力行之歲省民財五十餘
萬及它雜色異名與積年逋負詔書所蠲免而有
司不以奉者悉去其籍以寬貧乏猾胥豪徒諸為
奸利之輩一切不得乾沒其間由是人得息肩而
漸及其生聚之樂公去茲土迨今十年其法效官
私稱便田里安富吾邦之衆行而歌坐而嬉若不
知有向之疾苦者考昔之大臣股肱王室藩屏四

國能以利澤嘉惠下民如周之召伯在陝唐之宋
璟在杭能使其人戴之而不忘去之而益思有詠
其棠以懷其政者有號陽春以比其德者計公所
統四郡百邑地方千里編戶百萬近而遊歷之所
及遠而德音之所被井邑朝省之人江干山谷之
叟莫不敬其所言悅其所行或談述其盛美或游
揚其功烈赫赫之名顯顯之德不啻麟鳳芝醴之
見於世不啻召伯宋璟之生於今雖孟子所稱伊
傳所志以今準古斯亦儔匹也哉鄉郡耆老將樹
石紀公遺愛因假筆於余余謂公德大功鉅朝之
卿士太史必有如吉甫之歌申侯史克頌僖公垂
休光而照後世者雲深草野潛夫辭藝鄙淺那敢
以塵玷公之大雅衆請不已迺條叙其狀繫之以
辭而鐫之於石云赫赫萬公一世人龍志希伊耻
德簡帝秉錫之耿命克綏一方一方維何曰晉之
疆斯是音民困厥征輸虎冠鶴軒威怵刑驅遠近
惴惴匪克寧居公之來斯作民福祉剔蠱除奸聿
以更始儉人胥朋感而格耻完我室家樂我田桑
四野熙熙利用以康惠我斯人亦孔之臧公子南
歸民心是兢無小無大以歌以詠德厚流光澤深

延慶淑人君
子萬壽無竟

萬自約脩河工記

汾水自管涔而下西瀕會城不
數百武也池痺濕又河土疏且

沙淖故善徙說者謂河出山隈中勢既得逞又佳
東山暴埽注下兩觸而成一勝故易徙耳大抵暴
埽何論敵河第地不容直西且浸假而助河之辱
波稍折而之南直嚮城乾方曩 肅皇帝季年會
奪阜成門入浸民居頃年兩捍之以壩費約工徑
緒用無就往往咎土惡亡亦諉之無何耳或曰城
固何害噫此日論也中丞李公初拜填撫卽歷歷
于此適歲多雨一日詎所部曰水患浸久亡論城
爲兢兢卽詰武且慮剝膚何以春秋耀我甲士又
負郭而居者田盧孔棘行者迂塗涉者苦厲皆民
病也是水如我何檄所部奉命唯謹中丞公更詢
之薦紳父老咸訢訢望之所部先行視中丞公更
親駐河上初擬穿河西渠令水直下挈大忘細他
弗皇恤然力鉅矣又無如赤子何且也水近城唯
恐其不西乃又唯恐其愈益西也柰之何令焚牧
其中哉則自把兒溝起抵教塲南沿流作石壩若

山西通志 卷之三十八 十一

土壩初作水頗乘雨漲溢又新築不無失得仍逼
 教塲迤南日中城振武門外橋居人夜坐屋上謀
 毀室去中丞公復臨勞之曰費無恠小役無徂敗
 惟永終圖之于是君寧武崞縣陽曲石人若干名
 取石下山椽採之寧化約丈有一人地率半之中
 維薪捷稱藁東郭之赤堽和以石塊後又加鈎椽
 合二成一相地之功每石壩率十累或儉不下八
 累累皆從衝間作鈎亦縫合錠形灰液而木紐之
 又起大小壩頭若干前出數武殺水怒又自沙河
 南作新渠直導之西其役初用營士堰水大作旋
 以餉薄蠲之集陽曲太谷榆次成邊民壯六百名
 量資之鹽菜自中丞公首犒之所部率慰之食之
 稍稍杖其不勉者中丞公又惟曰人力豫矣神胡
 可以不激福下問父老得臺駘像于晉祠曰是宜
 汾兆障大澤而以靈著茲土者也又曰禮不可以
 義起乎尹大夫鐸董家臣安于翳趙氏之攸賴固
 一日而能忘此遺黎則二公馮矣又曰政有反之
 而取媚者徇俗是也跡得婁金神遺貌而廟之前
 列鐵犬二在檻信信作厭河狀河神廟前奉臺駘
 三楹左右鐘碑樓二後奉兩公公三楹左右翼室六

楹門二重繚以周垣額曰萬年保障石壩適護西
 偏嚴矣而婁金神則厓屋一楹豎一柵坊題曰鎖
 鑰金湯望之懔然撮用官椽七千根市椽九百根
 米四十石石穀二百十九石銀一千一百二十兩有
 奇自乙巳二月始事迄今年十月告成邑周君來
 曰斯諸大夫老父所屬意者今當落成子可無言
 自約雖病杜門然竊竊然桑土而念之也既聞命
 敢避不文乃親走壩上邑君俾張薄啜從得備訊
 狀蓋不佞虞土疏而當事者已先防之矣又虞壩
 不盡石也亡乃消息于河而不敢悉與之爭乎以
 天之靈以中丞公之衷與神合是宜人力之不及
 此然而人力殫矣嗟夫泣民者眎一煦沫真鼓驩
 虞聲此無政耳不足論脫或拊支節而爬搔其欲
 剪此一時利也若舉斯民昧昧而獨曙乎其大令
 民如臥衽席上屹然而維城焉非百世而何茲舉
 其近之矣顧事任難矣始而衆喙紛紛莫適為政
 卽定矣中道參差害利皇惑與蔑而置之矣異則
 民何與賴之有先事燭照臨機驚發節宣戍士之
 力而勞之在信後又匪徒藉之人而大芘于明神
 材因于山帑損于公帑無追呼野鮮私矚居者衍

術復脩田廬畦井行者相顧曰美哉道夷矣衆善咸治乃獨繇之人心爲質故機宜悉當可徵會不愆期神人允諧上下胥悅宜致此矣昔西門豹令史之引鄴水溉田也至今歌之不休而鄭國渠秦人鍾啟寔名之然則中丞公其自有之哉是役也也于中丞公小小見半緒諸所爲憲文武者不僂倭分守叅伯移寧武郭公今王公傳道副憲丘公荒土分猷績施其弘前攝守計倅董君前判寇君今陳君咸見勤勤而郡守馬公寔新下車更勞畫中窾邑侯周君則綜計而終始之前簿劉守訓今與奔走法得來書矣夫當塗者所幾幾于河業已樹之章程要以無疆性休亦無疆爲恤俟之方來俾土化而石石埤而崇惟吾民不終罹于患哉不則既備而猶拾瀋在肩旋間一旦委之適然仁寧直隳前功胥動小人之口明神其式而臨之可泄泄也凡慮石壩七道長一百四十五丈土壩九道長四百五十六丈新挑壩見溝河渠一道長四十丈既綴厥繇矣仍系之以辭辭曰馮夷擊鼓在河之澣神人奉劍龍伯無怒溫谿洛陰忠殷苦雨

飛蕪豐隆沕滴下土皓皓肝肝上凌星辰慮殫于城矧也如民神乎沛哉胡乃不仁居者降凶行塗遂遂我公明德弘續天命庶官裴忱亦惟時兢胡匪卽安鞠民則慶晷言恂身惠而爲政勞躉逸永歡焉經營父事子來寔俾我生我心既禮秩神明鼎鼎二廟牲牲案盛是馮是依巨靈施施蛟豢哉風雨若時匪曰悠悠長謀以思謀之既成民則何知誰喁誰于父母孔邇厥服是紹顯允篤始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萬福來豐碑可視

萬自約新建河會堡記

國家定鼎燕京與虜爲隣而山以西則右肩也晉故

稱戎索視鴈門偏頭寧武之鎮在虜尚隔以地險若天塹焉顧常虞西虜西虜茲又時時侵犯內境當事者持柎鑿議不合其視雲中虜酋長受我羈勒如馴獸在檻闌者不然爾先是西虜橫鶩日會挾我髮首懸胄之利載以託我大軍將曰我殺漢人如拾之也而我西邊將吏卒不能得志虜以故西虜日益訐而驕以爲未可制也魏中丞公拊晉之再年余是時在里中上謁譚西事甚扼腕謂邊

臣苟榆旦夕不頌生靈長久計而猥以一切戰具
 誦誦白張大不忠孰其矧上報明主哉於是慷慨
 用辛使君條議移檄會制臺王公及覆諮度在河
 曲營城上下荒度得要地為今河會堡云自河會
 至河曲營城三十里南至石梯隘口三十里河會
 迤北二里為下營又西北十五里為唐家會北地
 平夷無險涉河抵黃南川崖三十里河開則險在
 水河凍則鎮守標兵及中西二路偏老馬站諸營
 士卒共防範焉夫與其恃之兵而無險也孰與明
 為築險相萬年之永利哉自茲堡設而金湯之勢
 為河保大門岿嶺靜樂諸郡縣若屏而翳之一朝
 有警數百萬生靈立可全活而虜以我有先事備
 今五六年間卒不敢謀加一矢則無乃備之豫乎
 辛使君功未就而以尊人艱行繼之者為吾郡前
 守趙公也趙使君亦為秦中人與辛使君皆為制
 臺公中丞公指卒克厥功焉始事於萬曆丙申之
 三月逾年而秋告成事城垣周圍二里八十步內
 建營房六百餘間公署神宇森然具也裁築畚插
 不愆於素凡費公緡纜若干其餘以民壯及本營
 士夫雜作而畢二寧西隴虜得坐而制之不敢動

卽雲中上谷間虜聞風率相戒無寒盟意今年秋
 間偵謀有自虜來入者訊輸虜皆堅意奉盟約且
 力却西虜連栖之誅則制臺公與中丞公兩使君
 之鯁鯁邊境也可謂無遺筭哉制臺公方圻然在
 鎮以壯猷懾虜虜遠遁去而與中丞公皆久於吾
 晉其為邊方計萬世安大都兩公一節耳而兩使
 君所奉兩公德意至厚為邊方諸綱繆計則此不
 足以盡兩使君也將軍林桐為太原儒將家子始
 終茲事以佐制臺公中丞公與兩君焉其績亦可
 紀也適以文役屬不佞不佞畧撮其事以代石記
 之其詞曰巍巍 皇明驅胡而北秦承既久疆吏
 若逼虜王解辦烽火熒燧維我兩公不忘寢食曰
 西則點一河孔棘安以圖之維城翼翼預此中河
 度土攸飭保障萬年以綏王國內護中華外控西
 域監司二美克殫厥職桓桓將軍扶者益力曰匪
 予毒以作以息同袍敵愾登陴不忒千秋永寧維
 茲照

德

傳新德常平倉公田碑記

御史趙公來按吾土白
未入境直節所震疊會

墨吏輒多解綬去趾及并門則一恣彰善瘴惡濟以龐鴻事每持大體畧去苛繞而飲人以元膏性計畫千百年長便利益蓋自公之臨適歲稔曠寇為虐谷價騰踴民枵然不飽半菽流利之莠道路以絀劇草根樹皮不足活旦夕公行部上黨見累累相屬者慘然動容因約中丞魏公請命於上備述艱難疾苦大出贖鍰廣易穀米環晉之區設粥廠千百處所全活數萬人民用寧一不至轉徙溝壑復力行常平之法自捐糴本及括府庫贏餘所在克實家舍哺而戶謳吟若赤子依茲毋於懷也公會補令垣曲僅數月剔蠹興利以耕織樹藝教其民及被簡召則以所余俸薪及諸當路獎贈盡留為常平市本規制一定不數年積銀百五余兩民覩公吏不膏倚家困也此色居郡之東偏萬山中地甚硠峭民極瘠窘間有膏腴皆被鄰壤之疆有力者以子毋錢闖入耕種民無歲無菜色焉公素庶其狀因下令曰吾何私于垣之民第垣民特苦人多得見吾業已耳而目之矣忍坐視乎若膠執常平之法于垣一遇樂歲則隣壤富室有田有租反得瓜分其利一遇饑僅彼土著者本無

尺土之階安所得息以食公家縣官亦勢不能坐聽其逋也是吾之法行于他郡縣則公上與貧民為政行于垣僅市之駟僧為政柰何不匠意為制通其法之窮而使春陽被黍谷乎于是大發帑金察可耕之地又被古籍者還其原值公平贖取作為公田命邑令全君董其事而以公直專同度郭須父安自脩等分理之召民就業履畝定租每當耕獲之時公置率庄頭庄頭率佃戶務令畚鍤時疇而國課早完自納夏秋稅糧外以其餘饒而民可常裕共置地一百四十五頃二十餘畝用價銀三千七百兩有奇每歲可得夏秋麥五百五十石餘秋租穀一千七百六十餘石租銀三百一十餘兩公稅不與焉此一舉也以垣之地還與垣之民不惟逃亡者漸次復業且民有恒產家有餘糧國有常徵田無詭寄縣官亦可省勾攝追呼之擾以垣之民耕垣之地不惟差糧免于賠累彼吁陌相望者皆公田也鷄犬相聞者皆公佃也襁褓相勸者皆公務也擔負相屬者皆公稅也里保相守者皆公廩也垂樂利之澤且以成仁讓之風寧獨為救荒一奇策哉劉邵有言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公

初為新城令攻苦茹淡蕭然布衣糲食首創常平積穀萬餘石皆割俸金贖緩餘鏹為之常持一橐自橐菽粟策款馬隨一二蒼頭省耕植省粥厥干數十里之外至則就野寺僧舍中炊爨而食于民秋毫無犯至今人皆戶祝道滿口碑及為言官則屢斥大慙無所遜避直聲震天下楚藩之禍凡不能守其介圭公力為伸救揮涕上前上卒信公忠赤誅妄言者楚之墨令驚譽最工託執政者游揚其說公道碎赫號竟發其陰事露章殫之竟疏其職然為閭閻軫恤則未嘗不肝腑俱竭也推使稅為名欲稅全晉地畝間架風聞海內人心洶洶反側四起公謂惡璫違初抗声白簡上復信公忠赤切責當多事擾民議始報罷又善制璫使自逐諸用事者無流奸告奸始禁群蠹始定民始得環堵而居視他省迥異其苦節寒蒼冰而膏政更僕難數大都正氣薄青冥苦節寒蒼冰而膏潤透黃埃誠實心足信于上與士大夫也公諱文炳北直隸任縣人全令諱梧乃余所錄士余素斗抑趙公同梓里父老被澤甚渥聞見最真又重全君之請遂漫為記其始末冀託高賢大良以垂

不朽耳若信史特書尚俟異日

蘇惟霖遊晉祠記

太原縣南十里晉祠在焉周武

祝之為始祖宋元代剖藩符碑歷歷可指數居民千家烟火成霧祠踞其中人門渡一橋垂柳相映流水淙淙已有令人有仙源之想石登數十級而上金碧錯落奉聖母其中尊嚴肅穆余願太原令曰何以不祀唐叔而祀毋毋且為誰則以祠所負之山曰懸壺綿亘數十里山下出泉灌溉環色委于汾河土人以為惠出于毋尸祝之耳何知唐叔顧瞻久之而下其左方圓亭所罩則泉源也一泓如洗萬道迸湧雲根三窟噴雪轟雷無朝昏間亭上一亭為宋紹聖間文公知白守此疏濬泉源記其事文理質雅筆法遒勁亭下引流入溝灌輸四走石魚游泳其中不知避人折而右圓亭相峙水從地上湧輪瀉無聲殿前疊石為方臺一樹森蔚其中若廣陵瓊花舊跡周遭四金人怒而立其三皆宋紹聖二年五月姓氏鑄記甚明而儒生不知其幻治年補立年

或以爲僞再折而右遙望雲中碧瓦鱗鱗者朝陽洞也洞甚弘敞主者以磚石甃其四旁爲墻壁且折而爲堂房墁平其頂畧無石意居然三座無樑梵宇若仍石之舊而合三爲一其中可容千人上有蟻囘下有鳴泉其勝地也洞門二栢大數圍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數百尺一瘦大如鼓蓋千年物也稍前數十步三渡流水謂唐叔祠祠左一石前撫蘇舜澤公因毋廟日嚴而叔祠日冷也爰脩葺之因紀其事綴以登歌之詞門外有碣崖然則唐太宗真觀廿年御製祀記手書莊雅石理如玉額式雄古碑陰皆唐宋諸遊者題名雜識轉入水亭俯檻靜觀水底芹藻如淺碧琉璃鮮活欲動游魚若龍不可馴擾飛流碎沫如銀河直落可望而不親也清風徐來冷沁肌骨徘徊不能去壬子九月十七日篝燈記于清源公署

蘇惟霖遊龍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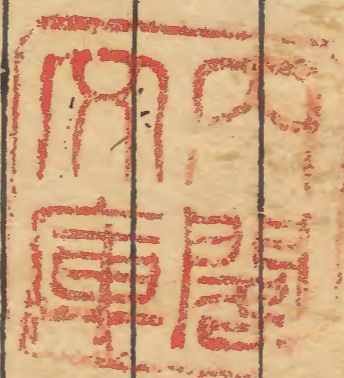
出河津城西北循紫金山麓行山止道窮彌望水氣成雲沙霧成雨者黃流也隔岸峯巒錯愕蜿蜒飛伏了無邊際者秦山也兩山

相夾一水中流是謂龍門抱閤小吏扳輿指點勃勃作雲濤壺口木府九壘之思湏臾轉經一巷烟火百井陶穴半之巷盡而危巖突起侵人衣袂不可與乃捨去襜褕乘筇輶蟻旋削壁之下凌空支逕肩倚巉巖足踏巨浸不敢俯仰視歷百武古檜陰森朱門洞啓神禹廟貌在焉肅衣冠樂作神降饗以少牢祀畢解衣凭檻俯瞰龍門于其許子畢子皆以副憲守巡茲土飯余小憩同登觀水樓衣帶咫尺秦晉兩戒河流深不可測東西二壘峭削險絕斧鑿之痕大或丈餘小或數尺深者淺者直劈者橫刻者形態各異志稱禹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奔放萬里束以一管諺謂魚得過此而上神力爲龍不知宜何如怒震者而殷瀏幽闕小有滄泅視昔所見于榮澤之平崖及石城河保天子磯諸處飛珠噴玉激石轟雷之狀反覺稍讓內典云如急流水流急不見故水有以潛名者中最急而外貌反平蓋其力愈厚則其用愈沉如人之悲極反嘯樂極反愁蛟龍遇之而力困長年過之而心折奇不獨以突兀特闡也孤峯斜出刻畫直下勢上廣而下狹觀者身在中流挽舟呼之聲搖

澤山谷莫得其處索之乃在吾等足
稍平秦所廟祝神禹地拱揖可親語矣可聞而相
距可三里峯高故也視其山足黃牛大如狗遊人
如傀儡觀已折而西行山陰石里怪特小松穿石
而出畧無一星脈長者數尺短者數寸無不老
幹凌霜虬枝偃又生物之一奇也一石橫飛若
靈巖可容百許人坐臥其下泉水星星滴注以石
盆取而煮茶嚼之味亦平平相傳山有湧泉豈即
此耶余謂此山之幽奇處少為點綴雅宜晏坐前
去一小亭雲立水外下瞰龍門上眺來脈全河氣
韻指顧畧盡相與立浮數白收拾其勝許子曰芥
痕如在故自可信遐想神工真不易也
疑者古人操心作事通于神明懷柔震疊于造乾
坤如巨靈劈山黃龍負舟于斯時也萬族呈能千
殊攝魄服而勞之二而舍之至今鎖于淮泗柳干
洞庭者比比而是智故日多心量日狹經營漸短
成就漸拙惟見境不同故疑信互別知自心者直
尋常視也反坐敞亭相與讚嘆奇境閑及詩文余
曰葛覃之什偶因治葛之見聞閑思葛成之情事
桑女之歌也若昔採掇野草漫而成詠喬木只漢

有遊女不可求七字盡之江永漢廣無非致慨于
難親計無復之而結相于秣馬駒一時遊人想忠
之感也田夫紅女之山歌大史採而奏之一時熙
熙化日之景陶陶禮樂之風千古如見唐人云願
作輕羅著細腰願為明鏡分嬌面溫柔情至猶存
此意吾儕眼前有景心內有情口雖不言詩各具
足不已之詩而唐之求昔人所為致慨于無明詩
也畢子曰袁子石公會為是說余咲曰余亦述之
耳不知遠子述自何人許子曰江漢之疑團也
子而後于男子何也余曰此三千年來大疑團也
大屬萬世之功不獨鑿龍門歸洪水即家天下一
節帝王升降之會手起非常之原不知消磨多少
想全活多少生靈南巢之放世界一奇牧野之
太白之懸浸浸有機矣世界又大奇先孔子而
然深思者文王泰伯知兩公而焦然極慮繁然
仿者周公一人于是焉三綱五常以經之于是
三千三百以紀之繭絲牛毛已啓其緒世間婦
子陰類也好名好勝百倍男子不覺浸淫于
而安之男子強陽未易調伏拂其便而餌
若就今猶昔也故宣又直揭之曰名教

詩亦世道升降之會功不在治洪水下而
 不少致疑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氏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一往偏至之語非
 浪而竊者畢子曰剖斗折衡而天下治今人無
 斗與衡將亂矣余曰惟其有斗衡耳倭倭任任之
 世本無爾我安有界限本無去取何從爭奪許子
 曰東家食而西家宿真極樂世界也談久逼瞋
 余仍藉筭輿收攬晚翠過冀缺耨處不覺失咲曰
 此周公禮樂之民也道傍二青衿拱而立一為卜
 子真後一為司馬子長後皆椎魯少文無教授西
 河絀繹龍門氣歸院漏初發篝燈記其事時萬曆
 癸丑春二月二十七日也許子名維新巳丑進士
 畢子名自嚴壬
 辰進士俱齊人



山西通志卷之二十八終

